

寶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四

墓表一十三首

明故中議大夫廣西南寧府知府蔡君墓表



惟蔡氏爲吳故族居震澤山中其先在宋有仕爲祕書郎直煥  
章閣曰世洪者從駕南遷始居于吳數傳至吉甫吉甫生仲簡  
國初以人材徵稱疾不仕仲簡生桂芳桂芳生景東景東娶於  
徐爲處士庭栢女生君爲長子其諱蒙字時中別號果育年十  
一舉爲縣學弟子太守況公視其氣兒竒之撫其首曰此子異  
時名位當如我稍長治春秋學業專勤時臨川聶大年分教常  
州往從之游三試於鄉不捷年三十貢入太學傑然諸生中爲  
兵部尚書馬公昂所知以曹務繁重奏俾專司章疏數月以勞  
多即入吏部選選在優等始授溫州府同知溫於浙江爲大府



君才優適稱府中有事太守輒咨之以行未久惠義及民甚深而名譽益起成化戊子屬邑泰順山中傳有銀鑛閩括流寇群聚爭奪殺傷遍野邑里騷動事聞于朝命中使盧某來督官兵勦禦賊聞兵且至焚橋塞路其勢愈盛候吏馳報時夜漏下二鼓君驚起遽帥壯健五百人往撤石通道伐木為輿梁官兵曰至乃渡會大雨雪不可進凍死其眾眾議募民壯補伍擣賊巢穴公曰彼皆烏合之眾苟益兵制其死命其勢蹙祇益亂耳無若遣一職往諭以禍福為使眾然之遂推君行君毅然深入賊窟落反復諭之賊感悟立解散兵休而還公復建長久計取民之疆勇丁眾者立為銀賦長領坑夫若干事採鑿民始無爭奪之患樂清有田數千頃為山潦衝激壞為沮洳場而公稅如故破產者甚多君往相地勢浚渠築塍時蓄洩慎防護田遂

為膏腴而民益有蓄洩之利君治績既多御史上干朝其父如其官階奉政大夫毋妻皆宜人已而浙東饑大臣奏欲往綏撫之兼陟黜官吏未至君豫儲粟至五萬餘石以備賑貸若僚屬以下悉條其賢否上之大臣以君可信多從焉秩滿將赴吏部而郡方闕守民日擁上司言蔡侯為宜於是藩臬皆上疏道百姓意未報丁奉政府君憂服除陞湖廣辰州府知府道間丁毋徐宜人憂服除改廣西之南寧下車即集父老察問民間利弊民甚安之三年夷俗漸化如中邦宣化縣民兢渡誤死被誣入故殺律連七人頌繫淹久繫政不決始得其情得釋已而大雨彌月潦潦入城居舍蕩沒民漂死以千數君齋戒帥僚屬禱于山川等祠為文引罪以祝是日水即退視被災者悉賑卹之田州守岑浦自恃土官驕悖不法與其族弄兵相攻殺君



以直詞曉諭皆感服釋仇不復敢爭至於興文舉義明獄足食諸事盡瘁不懈以勞致疾乃上章乞歸既得命即日行明年今上即位詔致仕四品以上進一階得中議大夫越七年癸丑八月七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八配沈氏生女一人適馬璿側室秦氏生男一人習聘徐氏女二人長釐勞麟次適徐鵠君之沒習始九齡又四年丁巳麟等率習以其月某日奉柩葬于綺里穀堆山陽奉政府君之側先期與其姪羽奉狀來請文惟公少居鄉閭為知名士及入官輒獲乎上政績有聞于時蓋其為人通而不流和而不泛才足以治繁而濟之以勤量足以容衆而守之以恕此所以綽綽乎能舉其職也君他行可稱者尚多而尤有志於用世惜未究其所至何如耳乃書此表之以慰君于地下云

太醫院醫士盛君墓表

君姓盛氏蘇之吳江人世居吳中為名族按其譜出宋文肅公度後數傳至寓翁生景華有隱操人稱居密翁景華生啓東始業醫而精其術仕為太醫院御醫受知先朝累被寵渥生數子而儼最長君儼之子也諱暄字用美號閒舟初其父從御醫公居京師始壯而卒君時生甫七年耳與母許氏留吳中賴其祖居密翁撫教之既長奮志于學授徒養母曰吾其取科第以仕乎則習舉子業顧屢試于鄉不偶復歎曰仕必有命也乎醫吾家學也吾當繼之君既業儒而理明於醫輒通又其家多奇方奧旨發而究之附以己意治疾輒驗人曰此得盛御醫秘傳者爭往求之君復不計利遇貧賤者率與之藥於是求之者益衆醫名暴起傳至京師遂徵為醫士久之當得官然非君所望



也方稱疾不出適聞其母喪而歸服除竟不上益以醫道行于時  
既老得未疾有疾者多就治之弘治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  
享年七十五君初娶沈氏繼潘氏高氏子男三人曰乾娶張氏  
曰坤府學生娶柳氏曰良娶夏氏女一人適其孫男五人曰某  
女四人長適府學生沈濟次適袁表次適國子生顧綸之一未  
行君爲人襟度爽闊而言論明暢對客飲酒笑噉傾倒曾無隱  
情人有過往往往面加指斥至人以非禮加者亦能容受不與校  
也篤於交誼或以急難告輒周給之不吝凡嫁娶喪葬有不能  
具者多賴其助亦可謂好義矣去歲予嘗過君家君聞予至使  
人扶掖而出猶誦誦道說舊事竊歎其病且痼非復少壯時態  
然年既高子孫森然孝養備至可無憾也至是竟不起乾等乃  
卜明年某月某日葬君於茅塢之原其父之執德州同知韓君

彥哲率之來求予表墓之文君嘗謂死生常事當病未劇自述  
志銘其明達如此予故書此表之凡其平生見於自述者不復  
書也

隱士史明古墓表

吳江穆溪之上有隱士曰史明古其爲人足跡不出百里之外  
然江浙間人知其名至于郡縣大夫亦皆禮下之而予取以爲  
友蓋四十年于此矣其志正而直其言確而厲其所爲無弗依  
於禮者當其壯時患閭里之人以巫覡惑衆上書縣中欲盡除  
之曰此皆不容於先王之世者不除則風俗不正禮教何由而  
行耶與人論事辯說超踔坐客莫能屈至有所感奮詞氣益峻  
雖達官貴人衝突不顧見依違徇情者心輒鄙之其治家辨內  
外定上下嚴若官府然謂長子承家當世守其居而析產特異



於衆曰此吾史氏家法不敢不謹也凡吉凶之事悉違世俗而行必倣於古知禮者取之其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熟於史論不載事歷歷如見而剖斷必公蓋有宋劉道原之精至於時事人言得於聞見往往筆之成編則有洪容齋之博焉若其才如錢穀木利之類皆知其故使得郡縣而治之恢恢乎無難者為文章紀事有法醇雅如漢人語詩則不屑為近體興至吟聲咿咿冥搜苦索欲追魏晉口及之家居甚勝水竹幽茂亭館相通如入顧辟疆之園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宋以來書畫各品相與鑒賞好着古衣冠屢揮塵望之者以為列僊之儒也間與親友吳鐵峯數人扁舟往來月為雅集以觴詠相娛樂又嘗與劉僉憲沈石田諸公游武林經月忘返所至為文記之曰此未愜吾志也會當絕大江北游中原覽岱華涉河濟循王屋

廬阜而歸其思致之高如此晚歲蒞務清曠室無姬侍築小雅之堂方床曲几宴坐其中或累月不至城郭至即止宿僧舍而已前二年予家居一日忽冒暑兒過飲水數椀而去又二旬而疾作家人進藥俾持去曰吾治棺待盡久矣且吾年六十三又天耶竟卒弘治丙辰六月甲子也明古狀貌奇偉鬚髯奮張平生喜交游惟其持信義四方之士過其門者不絕於所厚者有過尤好面折故人尤以直諒稱之少謁武功徐公公與談史即許其有識遂數從議論而識益進今致仕三原王公巡撫江南時聞其名延見之詢以政務尤許其才然未嘗言及私事公益重之且恨其老而不用於世也其諱鑑初字未定後始字明古自號西村人稱西村先生曾祖彬祖晟父珩母某氏繼母某氏娶張氏子男二人曰永齡太學生曰永錫縣學生女一人適鄉



貢進士吳瑩孫男三人曰曾尚曰某某女一人當明古卒之明年予與文温州宗儒往哭之其二子哭拜即以墓文請予念失此良友方竊悲傷而何文之能為耶顧有終不得而已者乃卒之又明年戊午某月甲子葬于穆溪小句原之上為表之曰嗚呼世有信古執禮如斯人者乎世有博洽好學如斯人者乎有才之達論之正如斯人者乎亦有剛直好義高曠絕俗如斯人者乎有如斯人當觀其終達生順命能保其躬嗚呼明古庶無愧乎其中

明故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議周公墓表

公諱賢字用希姓周氏世為蘇之長洲人少游郡學業舉子甚勤正統戊午應天府鄉試中式明年己未遂登進士第觀政禮部辛酉授南京工部主事三載考最封其父德如其官階承德

郎毋某氏封安人妻陳氏封如其姑丁卯丁父憂服除復任泰王申擢浙江布政司右叅議未幾復丁母憂服除改四川出巡烏撒道中得疾還至公解竟卒實天順己卯五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三於是其配陳安人挈其孤子女沿峽江數千里扶柩歸吳以明年庚辰正月二十八日葬于本縣武丘鄉金字墩先塋之次其同官左叅政前刑部侍郎劉公清既為之銘碑刻而埋之矣後四十年其子同人奉銘文拜授予曰先人墓木已拱而石表未立是同人之不能子也願矜而書之且自先人棄諸孤非吾母陳安人與吾生母楊氏鞠育教誨無以至今日不幸三歲間相繼下世今幾二十年同人之哀痛未能釋也幸附書之以慰惟叅議公為吳中前輩予少猶及見之偉然其貌藹然其言厚德君子也當其為工部屬已有才名及兩佐大藩



才名益重其忠厚嚴明尤為僚吏所服然皆不得久於其位平生所施畧見端緒而已沒之後人故惜之陳安人亦長洲人年二十歸公其得婦道以成化庚子五月六日卒年七十四生一女適濱州同知仰璿為大理寺丞宗泰孫楊氏吳縣人事公及陳安人有禮後安人二年卒為壬寅閏八月二日年五十二生三男長即同人次大有早世次中孚一女適妣鉉韶州府同知叔謙孫也同人今為泰安州儒學訓導親沒久而汲汲求文揚其美不謂之孝乎於是乎書

蜀府教授管先生墓表

先生諱潯字以澄自號清軒姓管氏世為蘇之長人其先皆不仕曰文通生仲安仲安娶陳氏生先生為仲子少入府學資特靜厚同輩皆敬之不敢狎坐一室晝夜誦習不倦為文喜簡澹而以浮艷為耻時提學御史為廬陵孫公每首第其文然公重行檢亦惟取其為人耳一時從學者滿門往往去取科第先生顧數不偶處之自如亦無尤主司語年踰四十始貢入太學初授寶慶府學訓道寶慶在萬山中俗不尚文自先生至嚴教條諸生被磨礪始有取科第者秩滿擢蜀王府教授王見其端雅歲餘益重之累被寵賜或以詩篇相倡和每稱以先生而不名居數年先生數以老請王輒畱之而禮遇愈至其後年益高請不已王知不可畱使畫工繪其象藏府中復命府寮賦詩送之臨行寵賜甚厚及歸又數遺書物致問蓋先生之賢致之先生世居對門至是依外氏卜築甫里以弘治己酉八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八十四配徐氏有賢行先卒子男五人曰宗娶謝氏曰實娶董氏曰宣娶陸氏曰寬娶徐氏繼陳氏曰完先卒女二



人歸儲積周宗茂孫男五人曰縉曰紳曰慶瑞曰慶齡女二人歸王恕陸棠曾孫男一人曰積慶女二人先生卒後八年丁巳始卜本縣二十都莊字園西江擇地以其年某月某日葬焉諸子以予適還吳持里人嚴翁狀來求文表墓又三年始克書之蓋予少先生三十年而同游學宮尚憶一時多豪士獨先生居衆中不出聲氣退然如無能後其人得入仕者無幾而先生仕雖不甚顯然為師儒者數十年涉峽江萬里全身而歸子孫滿前孝養不缺竟以高壽終此豈偶然也哉必有所以致之者矣乃為書以表

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致仕朱公墓表

弘治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致仕朱公年八十三而終公有子恩仕于朝為刑部郎中持制服將歸

欲得墓文以葬其寮友顧君大寧輩偕來以請予與恩以同鄉故相過從久不能違也恩既歸始以江西布政使葉公所為狀託其友太僕少卿劉君來致其意曰公葬斯迫矣待此以刻乃視其狀叙之朱故通許人也當宋中世之亂從駕南渡以松江地僻可避兵難始擇華亭之士寶鎮家焉曾祖道華祖士清父慎恒慎恒娶陸氏生公諱某字某別號鈍菴幼有高資總角能賦詩有奇句稍長益善記覽入府學為弟子時廬陵孫先生掌教事適周文襄公以巡撫至而提學御史為彭公二公問弟子之穎敏者孫先生首以公對試之果然公初習春秋孫先生深於詩者更授以詩甫三月即通其義正統三年遂登應天府鄉舉及還其父適自盧龍戍所歸父子相見甚歡未幾公當赴禮部試曰吾常以親寓遠方不得日侍左右為恨今復恐違遠乎



竟不赴又十年始登進士第明年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時有北虜之變京師戒嚴 朝廷命諸將悉兵往禦公以御史入軍中紀功臨行語其妻王氏曰吾今不能顧家矣汝亟歸奉吾親吾惟知有王事而已即日戎服就道諭諸將士以當奮勇死難之義衆皆感激三日虜知有備而遁有 詔班師蒙宴賚甚厚京師既無事公奉旨出巡應天等六郡有知太平縣白王者連姻中貴怙勢爲害公廉得其事即按以法一時奸貪斂跡屬吏肅然於是周文襄公與公猶同行郡稱歎不已歲滿代還都御史陳公鑑知其才俾掌三法司事俄丁內艱服除擢山西僉事屬吏有不法者聞風而去尤累平反冤獄再清軍伍明恕不苛無隱沒誣枉之弊才名益起凡分巡官缺公輒兼領其事一日至大同有中貴親幸者入其境上下驚駭莫知所爲公出郊迎之

與語其人竟欵威而去值大雪欲射獵爲樂公曰軍士凍餒不堪必有死者況道滑不便馳逐獨不自愛乎遂止一時邊人不至驚擾者公之力也再丁外艱服除復任山西人多爲公不樂而公處之自如成化五年始擢副使又二年慨然上章請老年五十五耳人勸之不顧歸與親友徜徉園池間賦詩飲酒相娛樂每以善言訓戒子孫宗族所以力學治家之道延師儒于塾鄰里子弟有願學者皆來受業後多有成材者自少無兄弟惟一姊與其夫俱蚤世遺孤子女四人悉爲嫁娶且與治田宅不使失所他所周卹人者尤多公自登甲科受官幾五十年而致仕家居者幾三十年中間用其子郎中秩滿進階中議大夫贊治尹其配王氏初以公貴封孺人後進封恭人長公一歲與公相處幾六十年今尚無恙有六男子長即恩次慈先卒次憲府



學生次恕次志豐城侯府教讀次愈二女子長適義官姜佑次  
適士人梅亨孫男十二言詔誥謨諫訓訪諮警諤詠諷女九予  
觀公之生世既躋高壽可謂少矣若夫婦偕老尤少者至於子  
孫之多多而又貴以繼其世此又不少乎故朱氏之盛特為鄉  
人之所稱慕抑非公之德曷足以致之是豈偶然也哉然予又  
有聞焉當國初其祖士清為邑烏溪大姓趙惠卿贅壻趙以  
富豪於一方士清逆知其家必罹法禁出居于外以避之後竟  
保其家人莫不賢智之噫此朱氏之所以有公而公所以有今  
日也歟因繫之以告其後人公之葬在邑錦澳西先塋之次葬  
之日則卒之明年九月十三日也

### 周月窗墓表

無錫周月窗以老病而卒又明年將葬于邑之上福鄉九里之

原其子敷等遣人奉先友李舜明之狀以表墓之文請且以  
告治命月窗博學多通而於醫尤精予嘗德其治疾況其臨終  
有所託耶成化末月窗以醫徵入大醫院為醫士一時醫名起  
都下貴戚大臣求治疾者常數騎集于門以候其用藥多本師  
說而間出奇以取驗曰此可用米藥矣其人即生否則不予藥  
亦無能生之者諸醫名為之掩當是時諸醫藝出其下往往得  
官職意氣揚揚月窗方巾布袍出入翛然視之如無人已而諸  
醫多遭降黜而月窗如故人皆質之一日歎曰吾卜居邑之梅  
里久矣誓以農隱幸有田廬衣食自足復僕僕走塵土中耶即  
稱疾南還鄉人見月窗至皆曰我輩不誤死矣其醫為人倚重  
如此月窗嘗為予言醫非吾家傳吾見前輩非由家傳即師傳  
以其術不可輕用也故吾平日雖究習素難諸書與諸家言亦



未嘗無師居鄉孤陋屢訪于外遇諸科有專攻者輒師之自少  
至老用心亦至矣然吾非藉此以求利特欲濟人焉耳予聞其  
言竊歎曰醫家如月窗之專勤其術無弗成者使凡學道者皆  
如月窗之專勤有弗成者乎月窗為人簡直敦厚言無矯飾議  
論持正不阿徇人少時慕古義士以氣自負數為人排難解紛  
往時閩寇發王師往征小民困於供餉月窗徑造主帥白事曰  
兵出勦寇為安民也今寇未滅而民先被害朝廷出師之意  
固如是乎師聞之悚然即下令戒戢士卒一縣晏然至於孝友  
之行信義之心治家以儉朴接人以真誠平生可稱者尚多或  
以醫師目之非盡知月窗者也周氏自宋以來為邑中故族雖  
世不顯然多為鄉里奇偉士至月窗始以醫名而傳其子敷遂  
為世業凡其族出子孫與生卒若葬歲月有戶部郎中邵君志

銘在予特書此月窗諱紘字濟廣鄉人識與不識者皆稱周月  
窗因其號也故題曰周月窗墓表俾刻之

明故中順大夫陝西漢中府知府李公墓表

弘治庚申三月二十一日中順大夫陝西漢中府知府李公卒  
享年七十一卜以其年六月十五日葬于青縣城北原其孤孀  
以初喪不敢離次遣人奉教諭俞君勁製事狀來乞文表墓予  
不識公顧嘗知其平生一二不獲終辭乃為之書公姓李氏諱  
佐字廷相自號梅屋其先滁人也曾祖曰文祖曰王父曰庸累  
世晦蹟後從尺籍占彭城衛居通州宣德中始徙青縣庸娶沈  
氏生子二人長曰偉次即公公幼則穎敏年十三補邑庠弟子  
員曰從師問學幸其兄偉亦好儒術晝夜程督公不少縱期必  
取科第公感奮稍長才氣頓發下筆輒數千言同輩讓之景泰



癸酉舉順天府鄉試試畢俄聞父喪即日奔還已而中式公痛恨其父不及見哀毀益甚服闋為天順丁丑再中禮部試廷試蒙賜進士出身觀政都察院庚辰授知徽州時年尚少決事剛明人莫敢欺以其地近邊徼能因其俗以治不幾吏畏民懷賢名籍甚巡撫都御史項公忠察公可大任奏薦于朝即擢漢中府知府公感驟進益務勤政廢事畢舉其治績大率如徽州而過之素持正人不敢干以私乃有搆誣以陷之者會述職吏部遂求退年方三十八耳既歸母老尚無恙以獲侍養為喜曰吾不愈於居官耶且曰吾學業所以成者實惟吾兄程督之力朝夕恭謹事之如父孝友之行久而不衰後母以天年終哀毀如喪父時明年其兄亦下世痛哭不勝兄有一子曰林撫愛如已出及卹其諸孫使皆得所邑人稱之家雖厚積而輕財好

施念貧乏者輒周卹之不計或假貸亦不多書其償待之如人皆樂與親數從鄉里故舊野服遊行放情田野酒酣樂府落筆成詠至老其氣猶豪也其年七十客皆趨賀明年疾作遂不可起配趙氏彭城百戶禮之女子男二人長堅早卒次即辟邑庠生娶孫氏繼張氏女一人適朱鑄大同經歷傑之子孫男四人曰潛曰濡曰冲曰某女一人嗟夫士大夫出而仕者固義也然往往難於退則其始之所以進者亦未必知義不過為利祿之謀耳故有高年而進取彌銳如昔唐休璟者考公之出始不過數年意有不樂即引身而歸歸且二十年始及致仕之期亦可謂恬靜者矣公之進退亦未暇論獨其年七十時有傳其自壽之詩一首至京師者予嘗讀之竊歎其樂天知命視世事若無足計者則其心之明達又豈不可見哉故因辭之請書此



表之

明故太醫院判陳君公尚墓表

太醫之職自前代已設至國朝九重其選益既置院署以處眾醫又特置御藥房于禁中惟其人術業之精行檢之謹者得預于茲其亦可謂難矣而吾蘇獨未嘗乏人蓋今世言醫之盛者必及吾蘇宜其有人而皆表然以見于時也世遠者不及知而未仕者不暇論自永樂以來若韓氏曰公達公茂盛氏曰叔大啓東劉氏曰原博宗序至沈以潛張致和錢伯常劉德美周原已相繼而出多以儒醫稱非尋常俗工可比信乎其為盛也及公尚院判又以小兒醫起于其後其術業之精行檢之謹且預其選人謂其無愧于諸公者公尚姓陳氏初諱慶字公賢以字行別字公尚自號存仁翁先世臨淮人也從宋南渡

中有諱良炳者仕元知太醫院事其後又

號新齋者為平江

醫學正生本道為郡人孟景暘贅塔景暘

小兒醫本道兼通

其說生彥斌彥斌生仲和遂以小兒醫相傳仲和生二子伯曰公學仲則公尚也公尚生七歲而孤母陸種人寡居以教甫成

童卓然自立日夜矻矻讀醫家言務繼其世出治疾多驗名揚吳中迎治者填門或抱攜而至有至自百里外者公尚自喜其術之濟人初無仕進意一日朝廷召天下名醫郡縣遂以公

尚薦當是時陸孺人年近八十矣公尚因令終養不獲被迫遣至京至則念母不已竟乞歸侍養依依母側母或有疾輒憂懼食不下咽他日母以天年終哀毀不欲生見者感動既免喪言及必流涕其孝如此後再召起未幾即選入御藥房恭謹不怠及用藥屢奏奇效成化乙巳遂授御醫明年進院判丁未以例



初官弘治壬子三載考最蒙 賜敕命吐通功郎明年復以  
功加俸一級又一載公尚自以衰病不任勞苦求去院長以下  
皆留之而其意堅不可遏乃上章懇請 上准其去特擢院  
判以榮之歸且三載俄得疾不起庚申五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六  
十八於是其子寵以冠帶醫士繼典御藥 訃痛哭將歸守制  
以其公言被誣典如例具疏言哀 上命守臣諭祭益酬  
其功績出待 恩云當公尚無恙時躬擇葬地於吳縣橫山之  
原至是憲等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將啟塋以葬寵復以其父  
爲人當表于墓道謂子以相好泣請甚至三 何忍違之惟公尚  
性質直無偽與人處不喜譴浪口未嘗侮人 或人侮之亦不與  
校嘗曰吾惟受損得有今日因爲詩以示其子而名公取其言  
至爲書石以刻之若其爲醫又嘗曰父母愛子當體其情嬰孺

難言必察其狀故人有求治者不論日暮寒暑 兼走視用藥  
精審常求全功至於富貴貧賤之家不計酬報槩盡其心其甚  
貧者反以米粟濟 以助調治其德可謂厚矣是以公卿大夫  
重之皆曰陳先生 君子也蓋不特取其術耳以是表之庶  
亦見其爲人矣其娶仰氏大理寺丞瞻之孫女早卒無子繼史  
氏蘇州衛百戶浩之女有賢行子男三長即憲次即寵次有並  
傳醫業女一適查恂孫男五曰表餘尚幼敢繫于後俾併刻之

王葦菴處士墓表

長洲之野有隱居讀書曰王葦菴處士其諱錡字元禹葦菴其  
自號也家世力農吳人因其所居稱菴扁王氏處士自少軒然  
出群從中長益好學自經傳百氏務徧覽尤熟於史凡先代事  
非特善記憶而已考其得失善惡以求其興衰之故自謂不易



其言對客談辨輒觸忤人惟其性剛直以為言衝於口不能茹  
雖致人怒亦不暇卹平生有所見聞即筆之不顧忌諱號寓圃  
雜記蓋處士好從先生長者游又婦翁為劉草窗章窗一代詩  
人也居京師博學多識故處士得其議論尤多宅臨湖彌望  
皆田園而堂宇靜深間以嘉樹窈如也性不飲酒客至必款曲  
時出謔語以為樂或放扁舟出沒汀烟渚月間往往賦詩寄與  
一日詣毘陵訪親友顧上錫麓入荆溪遇山水佳處輒盤桓逾  
時已而徑歸忘其所訪者其高致如此處士生六歲喪其父廷  
用賴母滕氏守節以教滕氏固賢母處士事之四十年未嘗一  
日去左右其孝足稱也友其弟鉅鉅卒撫其諸子家屢遭火厄  
故居蕩然卒盡力營置以復王氏所以不墜者處士力也弘治  
十二年十月晦處士以疾卒享年六十八葬有日其二子涑汶

遣人乞表墓之詞而以事行一編同至予少識王氏昆仲後嘗  
物故數年前獨見處士與其從弟陳畱令抑夫歸然存耳涑復  
與予從子奕相好因此見委夫惟有世契則處士為人豈待  
此一編而後知耶噫望蘇臺之白雲瞻茂苑之喬木故家舊族  
猶有存者獨清逸之士所謂歸然者今復不得見矣因為慨然  
傷歎書此既以著處士之隱節且以識予之感云爾

處菴徐府君墓表

吳縣有徐氏族大且故在宋曰三奇自婺徙吳始擇洞庭之勝  
家焉歷十餘世四分其族曰庭蘭居南偏人稱南徐以別之庭  
蘭好文禮士為山中鉅人生某某生德重有祖風四子府君其  
季也母曰某氏而府君為顧氏出諱潮字以同號處菴徐氏宗  
族既盛府君處其間偉然不群稍長莊重自持不苟言笑於是



諸兄皆成立父使析產治生府君不忍去獨依其父以居事不  
專主必稟而後行且暮侍奉內敬外愉甚得子道及居喪執禮  
毀瘠寢苦喪次未嘗內處有古孝子行至待其兄則書其道有  
人所難處者兄卒撫其姪恩意藹如若其嗜學以讀書為第一  
義自少矻矻研求不倦攻詩學書具有法度生子縉甫書數教  
之即嚴曰無蹈他日失學之悔也縉締姻于今吏部侍郎王公  
資遣入京戒諭就學縉竟登鄉舉貽書訓之勿遽自滿當以吉  
人學業自期縉將取甲科以榮其親而府君之計至矣府君喪  
沈氏子男三人長即縉次紳次纓女三人長適齊龍次許適朱  
某次許適馬叔雍其年五十二以弘治十四年六月廿四日卒  
卜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洞庭某地縉既請吏部公為銘復欲予  
表于墓上予知徐氏已久而與其父子且善乃以其事行禮之

蓋隱處之士不得施為于世則所見者止此然有可推而知之  
者觀其孝友之行孚于家可以知其治國之道觀其勤勵之學  
積於已可以知其居官之法古以德行文藝實興乎人者知其  
可移而用也故書以表之

明故迪功郎海鹽縣丞鄜府君墓表

迪功郎海鹽縣丞鄜府君請老于家數年年八十今弘治十六年  
六月七日卒其子徽州同知璠聞訃而歸卜明年二月二十八  
日葬于任丘城東北二里使其弟琚來曰不幸先人棄諸孤勉  
襄大事已礪石將樹墓上願得一言而刻之以揚先德且以為  
諸孤之慰耳謹以房郎中瑄所為狀請蓋徽州君昔為吳縣有  
契舊乃諾之府君諱觀政字從仕其先為嶺南高要著姓永樂  
初以畿內兵荒多隙地詔徙四方民實之府君之父福亦在



馬故為河間任丘人福配陳氏生四子府君其季也少入邑庠  
穎敏好學顧屢舉不偶成化戊戌由太學授浙之海鹽永海鹽  
素繁劇府君以簡易佐治民多德之嘗督軍儲有餽金百鎰者  
欲飛售為奸利乃舉手加額曰吾不能為欺天事甫三載引疾  
告歸遣諸子從經師游日必自課其二遂連起登進士第名能  
官餘亦將起而繼之鄭氏之盛遂著聞焉府君配尹氏子男六  
人曰珣先卒曰瑀曰璠自吳縣擢徽州同知曰珩登封知縣曰  
琚曰琮俱縣學生孫男十一人曰深曰濤曰溶曰淳曰沂曰潛  
曰灝曰澡曰沱曰汴曰津女九人長適舉人張綸次周淮次張  
紹紹為縣學生次張芝餘俱幼曾孫男一府君有厚德嘗遇同  
舟者遘疾諸恐相染欲內諸水府君哀懇止之復飲湯藥竟得  
生至家脫妻子簪珥為謝曰活我者此公也府君笑而却之此

特其二事也噫鄭氏之盛豈獨府君之善教哉必陰有德以  
默相於其間者今夫居室但見其棟宇之美櫺題之高是直外  
觀耳安知基之堅厚築之者之有人乎是宜表之以示其後人

承事郎錢伯寬甫墓表

承事郎錢伯寬甫以成化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卒年五十六其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既葬于吳縣薦福山之感慈塢其友今都  
御史陳君玉汝時在翰林為銘其墓矣後二十年其孫同愛兄  
弟復求予文為墓表予以史事未暇又七年始書之伯寬甫諱  
愼姓錢氏自號杏園其先揚之江都人世業小兒醫在元有為  
醫學教諭曰益者始以兵亂徙居吳中遂占籍長洲益生元善  
國初太醫院醫士元善生宗道 晉府良醫正宗道生良玉仍  
醫士良玉娶高氏生子四人伯寬甫其季也少侍其父居京師



習進士業徧從經師問學累舉于鄉不利歎曰仕宦當有命家世業醫濟人豈必仕耶取其家藏書習之遇疑難質于諸兄遂通其說他日歸吳幼稚病爭請視之或抱攜來就視用藥輒有驗且不計利人以此稱之初良玉有恩于邑人沈以宏氏以宏為尹山名家無子遂求其子為贅壻即伯寬甫及以宏卒伯寬甫以故廬為沈氏物悉歸其弟姪別築室以居中歲更遷居城東前臨長溪後帶廣圃圃中竹樹甚茂而杏為多因以為號性喜客客至款飲為樂尤善談或笑謔間發意甚適也俄一日目失明其談笑如故子男二人長金次錫次鐸女二人適唐祝劉傳孫男二人同仁同愛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予憶與王汝昔者屢游城東時伯寬甫尚無恙導游後圃常愛其地甚勝今四十年矣歷歷不忘而主人眉目猶死然也然伯寬

甫享年雖少其子孫則盛而又有若同愛者惓惓欲揚先美可謂知而能傳者豈特好學有文將取科第以繼其志而已故為表之

承事郎王應祥墓表

應祥諱鳳姓王氏其先以為自河北徙宋南遷籍于長洲者累世矣歲久族人滿閭巷應祥處其間勤生勞力竟拓其家吳人皆知其名然人所以知之者不惟以其產業之盛亦以其為人之賢耳蓋應祥事其父至善甫與其母許氏承順無違兄麟為縣學生復資給不之及麟仕漢陽府幕未幾乞歸與之處雍雍如也其待宗族鄉黨禮意周悉家有傭奴千指或有過不忍詈詈其厚而有容如此性好施予貧困者多獲濟至乞人往往候食于門歲飢郡縣勸分嘗出貲以應例受散官應祥自陳不願



強之始受於是郡縣有工役輒委之又嘗遣之京師督賦事皆克濟更以才諳稱云應祥娶高氏子男二人曰昂娶陸氏曰鉞娶楊氏孫男三人曰楠曰松曰模女三其生宣德十年二月丁卯沒於弘治七年八月辛巳乃卜以又明年三月甲申葬於吳縣馬鞍山之原前葬昂與子姪有連姻之好來求文表于墓上惟昂少能承家綽有父風及是居喪盡禮人尤稱之乃圖葬其父既得吉壤以弟幼能身任營築之勞其為人亦可謂賢矣應祥可謂有子矣雖然亦應祥之德厚所致也故予書其平生而必及此者以為其德之驗耳為王氏子孫者其尚考於斯而謹嗣之

承事即蘇君墓表

時游郡學為弟子與予有世契特相厚稍長以

其父兄當行役京師而棄儒業毅然代其行其往返不倦然因事賈為養親計家更裕也中歲頗厭事家居其學生習譯書四夷館將有官秩念其少不而事曰吾當面諭以居官之法復上京師予以君故人也宜於館事館時寒月病足瘡不能行醫以為難也易之踰三月南還至直沽俄卒于舟中時昂見其父病竊以為憂不忍舍去尚臨侍又賴其姻友今都御史徐公以方伯述職還而護行為治昂竟返其柩其長子泰聞訃率婦子號哭迎其喪殯于家卜日葬遣人持狀來乞一言刻石予不能止情也蘇世為長洲人國初有諱禮者以人材授玉田典史禮生彥衡彥衡生伯讓伯讓生孟淵孟淵娶張氏生二子君其仲也諱鋼字克成克成亦娶張氏亦生二子長即泰婦曰唐氏沙氏次即昂婦曰薛氏女四適錢劉俞祥



王觀錢應夔孫男一曰奎女四君年六十五而卒卒之歲為弘治己未二月癸巳也以又明年庚申十二日壬寅葬于本縣彭華鄉覺海山之原惟蘇自孟淵拓其家以八有名于郡中孟淵喜交游克成繼之交道益廣縉紳大夫多過其門克成見人恭謹盡禮性惟不飲酒而相對歡然也若其必生勤敏善會計劑量所以裕其家者他人或不能及當其壓車之日顧習稼穡結屋西山中命家僮刺舟出城郭或數日忘以及北來已不良于行時使人扶掖出巷一觀車馬市廛之盛歎曰吾老矣豈意衣袂復染京塵耶吾當亟歸敝廬以守先人之業然不意遂卒于道路亦可哀也君嘗輸粟助有司賑飢授官如詔旨故題曰承事郎蘇君墓以表之

吳醫沈宗常甫墓表

吳中醫家之盛有沈氏沈氏醫術之良有宗常甫宗常諱履其字宗常自號怡晚少讀儒書用以資於醫且家故多良方又庭闈中父兄相處言必及醫事宗常得於見聞者尤多出而治病遂數著奇效舉其尤者鄉人金汝聲患鼻衄血湧出神思昏亂飲涼劑不止請宗常治投人參附子人曰血熱則行附子大熱柰何宗常曰脉細弱非此藥不可飲之果愈孔侍郎患體熱如燔喘而聲重飲食且絕時夏月人謂中熱宗常曰公高官常居大厦丹溪有說乃中暑也以暑藥進而愈劉太守小便閉不可忍用通利藥其閉如故宗常診其脉緊滑曰此痰結滯腦膈間也以吐藥投之亦愈崑山黃遜之年五十餘飲食如常神思忽異每日晚歌笑不止人莫知為何疾曰此陰火助痰火也動則痰升晚屬陰歌笑由之宜用二陳湯及降火之劑如其言亦愈



長洲吳承妻產後受驚他醫飲清心安神諸藥寢息益不安曰驚從外入蓋膽傷所致俾服抱膽丸亦愈許市人李清之忽腰膝痛甚不良於行皆以血衰治診其脉洪大曰此火證非虛疾也後當疽發果然又廬陵商人小腹脹痛喘而不食過三日矣視其脉如常詢其平日飲食曰近食羊脂曰得之矣小腸為受盛之府羊脂凝結能無阻乎宜以重湯瀉之水行痛止從其言不藥而愈又一婦夏月患吐利甚危診其脉沉伏以參附合煎而飲婦家云曾以是進苦不能下咽耳曰此寒疾固宜熱劑之弗納也當熱因寒用如其法飲之即愈其事載藥案者尚多不能書蓋宗常之醫雖得於家學然能察標本適權宜往往出已見而不泥古方其著效蓋如此宗常尤善治生家致優裕故其治疾不望報曰吾衣食自有餘醫特寓吾濟人之心耳且聞有

餘每斤以周卹貧困又不止於醫之濟人也沈之先為汴人從宋南遷家吳中今為長州人自宋以醫仕其先不可考家有思陵御書良惠堂扁至今人稱良惠沈氏八世祖瑛元官醫提領瑛生彥才平江路醫學錄彥才生德輝江浙行省官醫提舉德輝生綱業醫不仕綱生以潛國朝太醫院御醫以潛生寅寅生熙熙娶浦氏生四子其仲為宗常娶張氏保定太守稅之女繼陳氏蘇州衛鎮撫熊之女皆賢而無子以季弟圭之子鐔為後鐔初娶顏氏工部員外郎涇之女繼周氏女二人許嫁吳繼美徐棠並宦族孫女一人宗常享年六十五其生正統丁巳十二月三日卒于弘治辛酉七月十日又明年十二月三日葬吳縣隆池新阡鐔請其內兄鄉貢進士張君文臣為狀其從大父翰林編修良德迺來道鐔意請文表于墓上曰鐔有孝行欲



顯揚其父甚切也惟曲徇其情幸甚固辭不獲乃按狀書之惟  
沈氏自御醫公醫益良尤好儒業有詩名於是子孫業儒者繼  
繼不絕至寅之弟宙是生衢州知府良臣及編修君皆登進士  
第以顯于時而游鄉校穎異好學可望以取科名者尚有之人  
謂其家不特以醫名而已故予表宗常之墓而沈氏之盛亦因  
以見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四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五

墓表一十三首

封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徐公墓表



公諱諒字公信蘇之長洲人其先為嬴姓後封於徐因以國氏  
在周有偃王避難投會稽再傳章禹為吳所執公族子弟散之  
徐揚二州間事載韓文公偃王廟碑蘇於禹真屬揚於漢屬會  
稽故多徐氏代有聞人不絕然自公近世皆隱於農無顯者其  
所居在邑東南當震澤吳淞二水匯為瓜涇而田其上相傳以  
為業公幼而端重如成人資更穎敏父曰文質善士也初教以  
學書既通其意再以九數之法授之凡所謂方田粟布之類人  
所未易通者翫之輒精遂以其藝聞閭里所知宣德末朝廷  
遣中貴人浮海入島夷取奇物凡一之良者皆選以從公在



選中竊以母老憂幸而事寢則時方以足食為事故工部尚書周文襄公初至吳中巡撫求能濟其事者訪于郡縣得公厚遇之一時征歛轉輸之法詢及田野而取於公者為多公感激亦竭所能事之世謂文襄善理財賦如唐劉晏公之贊助有焉大臣繼是號能稱任必守其法者以公嘗事文襄率訪之比歲公益老不任事而亦辭矣公年十三喪父事其母陳撫其弟瑄孝友兩盡平生質實無矯飾尤以信義自持至老好聞善有所得必謹錄之三子曰淵源澄教之有法嘗恨少孤廢學俾務其大者無以一藝成名其後源以明經登進士第為兵部屬澄游鄉校且有聲而公亦從受封曰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用源初官也當命下公與其配任安人同拜于庭下命服煌煌鄉人方羨之未幾而公以疾卒矣其卒為成化十八年三月

丁亥享年七十有四計至兵部君將歸卜其年十一月壬寅葬于吳縣阪陂鄉堯峯芝原乃來請其友吳寬文其墓上之石而泣告曰自吾官于朝吾父數遺書教以忠謹清慎其說不一今手迹宛然皆未能行也而吾父溘焉棄世非子誰慰吾足悲者寬敬諾蓋公則沒矣至其老而貴吳人皆曰公嘗有力於文襄文襄嘗欲薦以一官不果宜其終得之也噫此殆知其淺者夫吳中財賦甲天下雖尋常之地圭撮之粟悉籍于官參錯填委之間而弊所由起者倘是而營其身家之私其人可數公豈特惡此不為其助文襄立法而陰有德於人蓋多矣不然彼之營私者身且不保尚何貴之云而況澤及其後人矣乎此可以為驗者則予表于其墓豈徒順其子孫之情哉所以勸乎人者意亦有在



贈承德郎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陳公墓表

華亭陳一夔與予同官于朝相好甚公暇過予談詩輒欣然忘歸他日與其友趙栗夫至則其容戚然言欲發且止已而栗夫為言曰一夔之父母不幸俱沒而葬久矣未有表其墓者今者自咎不早為圖始先德泯焉不顯敢介僕以請於是一夔乃起而拜予固重一夔者而一夔乃復不忘其父母如此不又可重乎其何忍拂之哉曰陳氏世為華亭人其先曰慶四者居郡城之南胥顧柳之陰生鼎亨生文德生守仁為同里張氏贅壻生以言即一夔之也其諱綸字必言別號怡筠少侍外舅伯玉宦游會稽及長歸適父當就逮京師徒步從之時永樂間朝廷營建未已被罪者例發工作即以身代備歷艱苦人不能堪而處之自如鄉里稱其孝後父母繼亡居喪盡哀以陳氏舊

業不可廢也始還自舅家葺而居之有矣弟縉既沒無子而多貧又其居城西市中或謂可據而有也不聽曰吾豈利其死者鄉鄰或之用度嘗貸其米不償則曰歲方歉非索逋時也後竟焚其券初代父工作時每露臥因得喘疾後非春秋時即深居不出日惟焚香賦詩以自適其詩幼學于里儒沈師聖已有妙句及壯猶以舊習未忘時寫其興致而已其讀書能通太義至諸史所載事實則多所記憶云生于洪武乙亥某月某日卒于天順壬午某月某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俞塘北原配江氏早卒繼陶氏能相其夫成家每夜紡織達旦不休平生見寸帛亦拾而藏之不忍棄以其子向學往往節縮日用以供其師友之費其勤儉如此生于永樂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成化己亥某月某日合葬俞塘則卒之年某月某日也子二人長圭善書藝不



仕坎章即一夔以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嘗以先任考最獲賜  
勅贈其父官而陶氏為安人 恩典盛矣而復圖此陳氏子孫  
其尚有考於斯以嗣其德也哉

文林郎大庾縣知縣夏府君墓表

府君諱俊字人傑姓夏氏世為崑山人而居吳閭門西久矣家  
當市廛中里鄰之人爭習為賈公視其子璿璣有妙質獨教之  
業儒擇經師徧令從學而資給之甚厚曰吾固不賢於世俗之  
厚於嫁女者耶他日璣登進士第歷知應城新淦大庾三縣遂  
擢監察御史而璿以太學生亦授州判皆府君之教也御史君  
初為縣有循吏稱 天子褒及其親於是府君獲封文林郎  
大庾縣知縣當是時御史君方仕于 朝府君自吳中迎來適  
遇 恩命偕其子拜受 闕下人莫不羨之其御史君引疾不

居極侍養之樂者幾二十年而府君年九十四而終實弘治  
年二月十二日也府君嘗莊重言笑有時事父母孝母榮氏性  
嚴率其妻承順無違母常病危 孺子神願同茹素三年以延其  
生母病果愈尤有厚德女兄之夫 任于外以白金託之歲久持  
還封識如故嘗買一商物既而酬 其直商誤以為酬矣不納府  
君曰若何善忘耶卒強納之其年 既高節序賓客滿門子孫侍  
側宴飲終日歡然無倦容至語乃 其親然輒流涕不樂耳雖重  
聽入夜猶能燈下觀書而步履 田人所以羨之者不獨以貴  
也府君之先俱不仕曾太父貴一 大父文達父季益世有積德  
其配沈氏柔慈儉勤稱賢里中 先三十九年卒贈孺人子男四  
長即璿娶李氏次即璣娶周氏 并孺人次玉娶吳氏次衡娶陳  
氏繼吳氏璿衡俱先卒孫男四 口節曰武曰學曰道女六曾孫



女二以卒之明年九月十二日葬于吳縣橫山陳灣村先塋之次御史君使人持狀來請文表于墓上噫其何以表之惟御史君自入官以來以清德見推於人固其有以自立亦府君有成之也乎聞之府君就養新淦時邑多富室無一人敢造其門請謁者其子因得盡施其公平之政而亦以此不悅于人遂調任而去然其名則益以起矣向使府君有幾諫之失且遺辱其子能成其賢完然一節至於久而不渝耶此入所以美之者徒得其外之可見者耳夫發其潛者其幽使其德昭然于人此表墓之文所當作也

封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林公墓表

惟林氏之先為魯人後避晉永嘉之亂散居南土有諱適者在為福清尉始家于閩適生仲雅仲雅六子長曰高宋屯田員外

郎再徙吳中譜稱平江房其季尚有子建任大理寺丞大理之子升兵部侍郎兵部之子真卿江陰司法八傳至誠山公之曾大父也大父曰清隱父曰貴和貴和通易善卜筮之說國朝永樂間五從中貴人泛西海入諸夷邦往返輒數年竟無恙考終于家自誠山以來皆不仕至公生二子曰符登進士第仕至廣西按察使而林氏復顯公以符貴被勅封監察御史者幾三十年壽八十三以弘治九年六月十七日卒公諱昌字士隆號守軒生未其父行役于外祖母范氏出魏國文正公之後知書善教公遵奉不懈既冠謀以養親即出授徒故工部侍郎吳公復時知吳縣重其名延教諸子後永嘉葉錫以庶吉士來繼其任廉潔無私初建義學禮請居師席待之甚厚而公亦自重未嘗輕造縣門諸生誠服皆自以為得師公學不為浮靡之



習朝廷有纂脩事遣官下吳中郡守輒請公預焉及公年益高行鄉飲禮輒居賓僕之位起居拜揖不失禮度其與人處不好謔浪飲酒雖至醉其貌愈謹與弟士明相友愛見宣聖裔孫鏞孤貧好學察其器識非終困者以女弟妻之後鏞仕至都御史有賢名轉工部侍郎而沒教其子必業儒符自御史再擢至按察使官亦尊矣公不自侈大及符以公事降知南雄公亦無愠色終日怡然賦詩飲酒如故人無不歎服者娶長洲夏氏封孺人賢行克配以弘治八年正月二十四日卒享年八十一子男長即符娶范氏亦出文正公後次節承事郎娶王氏女一嫁儒士劉潮孫男六原震原復原益原升原泰原鼎女四曾孫男一女一公前卒二年自為葬銘及是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一日葬于高景山之原合夏孺人兆二子以予有交親之好

表于墓上予讀公銘文竊見其叙世系述事行詞質而核之據而書之嗚呼里中耆老淳實如公者不可得而復見矣然受榮封享高壽子孫蕃盛如公者亦豈得哉是宜書之以示永久

施孝先墓表

施氏長洲舊族也家尹山之傍在國初科舉法未定詔選富民入官有初命為方岳牧守者號曰人材施之先曰景仁時在選中遂知閩之建寧孝先之曾祖也祖尚義繼被薦用從事戶部未仕而沒父思繼娶薛氏生孝先其諱述孝先字也少游郡學勤勵謹飭力欲取科名以素嬰俯疾乞歸田間而命其仲子悌代之俾從師問學入則誨之甚嚴期無忝家世悌竟登鄉舉中歲復以家事付長子愷愷尤能服勞家再裕而孝先益晦蹟林下自號遁菴坐臥一室藥茗左右日以調攝為事雖親友



亦不多接見也弘治甲寅年七十以十二月二十一日終于正  
寢配陳氏先十六年卒子男三人長即愷娶張氏次即悌娶吾  
氏次曰忱娶顏氏女一人先卒孫男十一人元吉元祥元祐元  
祚元振元善元亨元慶元亮元貞元福女六人將以卒之又明  
年丙辰十二月十七日葬于其里之先塋悌以予與其先人舊  
識持狀乞表于墓狀稱其父重厚端慤不好為智巧與人交言  
則必信凡聲利紛華一切屏去至於誠恪見於追遠孝謹竭於  
事生尤可道者噫是足以表矣乃循孝子之意書之夫自科舉  
法行士之游于學校者孰無干祿之志及其出而仕也然能保  
其名全其身者亦不槩見也以孝先之隱處較之其得失何如  
哉因併書之

明故封南京太醫院判周公墓表

公諱南字尚正姓周氏自號菊處其先鄆陵人也有為兵馬駢  
韞使者從宋南渡始家于吳子孫累世皆以醫仕曾祖曰光澤  
縣訓導瑾祖曰太醫院醫士黼考曰處士鼎娶某氏生公初其  
先專攻帶下醫至公兼通諸家言吳中論名醫公必居其列其  
用藥不取竒效然人賴以活者為多有疾者雖百里之外亦來  
迎治亦惟其不計利人尤感之公為人和厚衣冠隨俗不為詭  
異杯酒對客酣笑藹然平生不好爭競以忍自喜人卒服其德  
少有孝行母病嘗晝暮躬自扶持所以承順之者無所不至有  
異母弟撫愛不衰子庚喜業儒不強以醫業庚顧以醫被召典  
御藥禁中竟以其官封公為南京太醫院判初庚無子欲以從  
弟良之子繹為子及庚卒公遣人入京師抱繹歸家而庚始有  
後公年八十二以弘治丙辰五月十六日卒當疾甚時家人處



後事井井不亂且言吾當以某日逝矣已而果然其明爽如此配閭丘氏封安人生庚庚娶陳氏繼娶顧氏贈封並安人三女嫁馮宇高直湯璠璠男一即繹女一贅陳鍵於是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公于吳縣沙涇村之先塋鍵率繹來乞表墓道予以公之卒非特生者之悲而已庚有文而孝死必不瞑不能無望於此獨無以慰之乎且公已衰病嘗有輿過予以生壙之記為託予既許之又二月而公遂不起又無以慰之乎故書此于石俾刻之

仰府君墓表

長洲仰氏吳中名家也曰大理寺丞諱瞻者仕于中朝為良法吏府君則大理公之長子也其諱高字惟高別號遜菴幼好學稍長侍其父居京師將以書藝薦用以疾弗遂則歸治家事

益樹產業教諸弟絕無仕進意嘗是時河東薛文清公為大理卿得罪中要其父亦被誣同下獄遂請戍雲中凡六年府君不憚勞苦數往省之道過京師輒訴冤于當道者當道者固知其父冤也相與言于上得召還遂復其官居三年其父竟請休致府君力奉養以娛其老且遣其子璿入府學圖嗣官業璿後得濱州同知復分祿奉養之作居第于封門外日享其樂於是府君年益高以書遺其子曰吾且莫人耳汝其歸哉璿即日告歸蓋明年府君以壽終實弘治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也春秋九十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處娶卓氏思南府同知某之女先十二年卒子男二長琮義官長女宗明縣醫學士訓科劉季成女次即璿娶四川參議周賢女女二長適太醫院判陳公賢次適夏永孫男四曰瀚曰溥曰灝曰澹女二適沈麟王雲雲縣學生



曾孫男二女一府君平生讀書晝吟詠既老康強不衰凡郡中行鄉飲禮必預賓席及年八十以恩詔有冠帶之榮有司復奉酒肉養老于家況有子仕而能致其養歸而能送其終可謂難得者矣銘曰

封溪之陽曰有一老壽樂而康惟其行孝逮其終身亦獲其報生際其時死得其所嚮用之福尚喻其數嗟何憾哉全歸茲土

贈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楊公墓表

公諱信字仲實別號樗老姓楊氏蘇之吳縣人其先累世家崑山自公為常熟周氏贅壻再徙吳城西當濠上居省執藝瓦比屋而是四方商人輻輳其地而蜀牖越舵晝夜上下于門其地既為賈區業貨殖者必精悍少年始善籌筭取息而公處其間謹愿無能人也惟服勤持儉如在田畝時與人貿易人亦無忍欺

之者久之衣食自足而里中所謂善籌筭者顧多不及初公孤且弱依姻家謝氏稍長即思報之代謝氏行役既壯去其家益念舊恩所以周卹其後人不絕人稱其德厚當其年老郡縣延與鄉飲酒公曰吾何德以堪惟一赴而已人又稱其德靜也於是公生二子伯曰昂仲曰昇以仲生有異徵資更委顯教之讀書竟登進士第給事禁中昇上章言敝政人或告公有子為美官富蒙顯榮奈何蹈危機以為家門憂公謝曰子為楊氏計誠厚第吾兒有言責使徒食君之祿而無所建明得罪於公議尤多矣乃以書勉昇曰五老不必念當盡爾職以圖報稱可也人又謂公賢彼以謹愿無能稱之者特其外貌耳公配即周氏性嚴謹治家以正家人不敢違其意然其心實慈飢寒勞苦未嘗不卹也少時見故里多豪猾害人者度必不為所容



家範集卷之五  
謀於公為自全計公所為徙居於吳凡其家之立子孫之成其力為多弘治丁巳六月九日公年八十而卒以又明年九月十五日既葬于楞伽山紫薇村又四年其配以辛酉七月十五日卒年七十六昇方以公事奉 敕往遼左還聞其母喪哀慟不勝他日泣告予曰吾父棄諸孤歲有幾何而吾母不幸復至此何痛如之將以今年某月某日合葬惟先君葬後墓上無文以刻遂乞書之予曰何用此為也君之所以至此者父母之教也天子方推君欲報之德之意 敕詞褒嘉頒以 恩典贈君之父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母封太孺人此真足以為楊氏光矣不腆之言何足以暴先德其以是表之

太安人張氏墓表

太安人張氏世為灃州人有以軍功授九溪衛百戶者其夫公

也父娶于孟生太安人少端重精勤女事父母愛之為擇配州判楊公景有妻劉氏適喪求得為繼室當是時劉氏遺一女甫周歲啼飢而病太安人入門即抱置于懷為索乳媪活之公自以為得賢配及公擢化州同知州逼蠻峒蠻聚黨攻城公善捍禦城幸不陷當其勢危僚屬妻孥爭謀出避太安人獨謂不可泰然治家事眾倚之而女州既無事公始休致有子曰一清生有異質欲教之顧家甚貧太安人乃脫簪珥資給之而躬督勸之學一清竟以奇童被薦公與太安人携入京師時年十二耳京師人競觀之嘆曰雖其子之異亦惟有賢父母之教之也後用 詔旨績學翰林益督勸之遂登甲科號名進士歲餘公沒太安人獨從已而食其子中書舍人祿奉養甚厚更被 封典人復嘆羨之太安人為寡言笑至老不見喜怒深居閨內能



以禮自持性更仁厚奴僕有過容不忍責然教其子獨嚴當其子仕於朝所交多知名士太安人喜客過從輒治具相款及聞其與客談笑失度退即戒之既其子出僉按察司事提學山西慨然欲振舉學政適有無賴子侮諸生杖之幾死復戒曰為刑官當如是耶獨不憶而父之訓乎蓋教之如此以弘治戊申五月十五日卒于太原官舍享年六十有二葬且數月提學君以予同年相好也使其門人閻价華巒兩吉士來求表墓之文夫太安人之行固當顯書于石若其為楊氏立家之難百世之下子孫宜亦有所考也乃系之曰楊氏本雲南安寧州人中占籍巴陵太安人以劉氏女嫁鎮江胡宗胤始依之居而葬化州于詐輸岡大山支之原太安人實耐提學君壯未有子嘗奉母命奏請于朝訪英雲南而擇從子紹芳歸嗣其後而楊氏

為鎮江人自此始

工節婦墓表

長洲有名家曰王氏葬于荻扁益地鄉者累世矣距其北六百步作新阡以葬者則節婦滕氏也滕氏常州無錫人出宋龍圖閣待制元發之後父曰季常節婦年二十三歸王氏為廷用者之配又六年而廷用卒生二子長六歲次始晬日夜抱而痛哭誓不再嫁宗族見其志堅亦無敢勸之者二子漸長教之更嚴其姑以兒無父稍惜之曰惟無父所以教也姑悟二子竟立節婦居處能以禮自防不輕越中門雖婚姻家不一至聞父季常喪惟向其家哀號而已其嚴如此家人化之凡寡居輒不嫁爭以守節為賢然性好佛臨終益謹明側臥而逝人以為有所得也其卒以弘治甲寅九月丙申亥子年八十七日錡曰鉅即其二



子鉅先卒女二人適周岳張其珍男六人曰涑曰漳曰涇曰汶  
曰潛曰澣女五人曾孫男六人曰室曰典曰圖曰籍曰文虎曰  
晉馬女九人子與節婦從姪陳孟令統父久與錡及涑汶皆相  
好於是將葬以丁巳二月甲申結持塾師邢參之狀來求文表  
墓惟婦人自少守節迨年踰五十有司例奏于 朝旌表其門  
如節婦事里父老亦上于縣矣然婦以為近名力止之乃已君  
子以節婦為益賢也其後 恩切叩下凡高年者有肉帛之賜則  
曰此 朝廷養老盛典也敬受之節婦賢行甚夥他皆不必書  
書其大者以慰其子孫之思云

張淑人墓表

故山西按察使趙公之配淑人張氏以弘治九年七月十五日  
卒二子昌齡遐齡將治葬以予亦居憂于家特趨吳中請銘其

墓予感其孝既諾之然未暇作也又明年予還任吏部而遐齡  
亦免喪以鄉貢進士來試禮部他日謁予言曰先淑人葬二年  
矣已有銘刻而埋諸壙中痛惟懿德後世子孫孰得而知之願  
書其大略顯刻墓上幸甚惟趙公為鄉先達予雖未嘗與之接  
然聞其居官風采卓然意必有賢配以助之況有狀之可據乎  
蓋趙張俱武進右族淑人之父彛嘗為掾歲滿謁選京師將得  
官而卒淑人與其母唐氏不能歸適公喪元配朱淑人求繼室  
未得鄉人有知淑人之賢者曰公欲得賢配無踰張氏女者察  
之果然遂禮聘而娶之其年甫十七耳入門事公已能修婦道  
而前室之子昌齡方九歲撫之尤至以舅姑皆不逮事念其母  
獨居無子請于公迎養于家其母安焉當是時公數奉 命出  
巡諸道無一歲寧居以淑人善治家不復內顧及公超擢山西



淑人居內贊相夙夜無違公益得盡心公事久之公致仕還家  
一時賓客填門治具延欸各適其宜少暇公謂淑人曰亦可休  
矣顧方督諸婢僕樹藝紡績不已凡日用衣食之費不至缺乏  
者皆其力也淑人用公 恩初封孺人再進今封卒之時年五  
十三子二人長即昌齡娶楊氏次即遐齡娶陳氏女三人長適  
鄉貢進士張廷瓛次適承事郎孫統次適生員薛乾遐齡與薛  
氏女為淑人出孫男四人女五人淑人合其夫葬邑張野之原  
葬之期為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後又明年三月晦表

林母葉宜人墓表

宜人為封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汝談之配汝談沒從其子且  
享其祿故毋稱之其姓葉氏與林同出於閩皆稱大族宜人當  
為婦時事其舅樂稼翁姑宋氏孝敬不怠能得其心尤善處妯

娼俾皆雍如也奉直公性剛直少容能以柔順濟之公雅好賓  
客至必具飲每宿其具以待品物必備若非遠城市而居者佐  
公理家政凡錢穀出入稽數必精家人數百指衣食有餘輒勸  
公賑施貧乏至稱貸而去或不責其償憫人疾病及瘁患湯火  
之厄常貯良藥給之其心之慈雖僮奴有過不忍笞辱而尤恤  
其飢寒勞苦若兒女然故鄰里以佛稱之至於教子則嚴不少  
恕子生稍長即不使習里巷鄙語言尤以揀擇飲食為戒迨  
長遣從良師游學業少懈輒白其父責之曰吾不能掩其過使  
為不肖子也諸子竟爭取科第成名人謂其善教之力宜人有  
四子其叔出側室王氏所以待其母子者恩意無間先是伯任  
戶部郎中仲工部員外郎竝以公事歸為親壽適其季復登鄉  
舉二老人時已蒙 恩加封命服煌煌同坐堂上子婦率諸孫



進觴酒拜舞堂下家慶之盛鮮有及者閩人美之弘治己未宜人春秋八十有四以其年四月五日卒子男四伯曰璽廣西布政使仲曰璽貴州左參議叔曰址不仕季子曰空舉人璽先卒女二人長嫁黃陽次嫁福州學生陳舜鏗俱先卒孫男七曰鏞曰鈇曰鐸曰鎮曰錯曰鋤曰銷女六長適葉顯餘未行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閩縣清廉里輔翼山之原合奉直公兆璽具書狀遣使上京師請于同年友吳寬曰璽兄弟所以得至此者吾母之力為多惟吾母內行甚備宜有詞刻墓上幸矜而畀之寬念契義之重且聞宜人之賢已久乃叙而書之然宜人則賢矣吾聞其子之孝又可書者方其子之擢廣西也自嶺南而來念其母老使即之任則例不得歸省顧閩中迂遠遂兼程以行竟達其家而宜人臥病適數日矣亦念其子欲一見不可得家人

慰解之給曰子將至矣已而果然母子相見甚歡蓋又數日而宜人始不起鄉人傳以為異噫古稱孝感今復見之敢附書于後以為慈孝之勸云

何母太淑人呂氏墓表

弘治壬戌刑部左侍郎何公奉命賑飢東方民既獲濟公念其母太淑人居家年高急馳至越中省之居數日太淑人趣公還朝恐公不忍舍去躬送之門故示矧力曰汝惟夙夜盡臣節以報朝廷無以我老為念也公至京閱月則聞太淑人訃音慟哭痛恨不勝將還治葬來告曰吾母有賢行非表于墓上無以示久遠敢奉窆爰屠公之狀以請惟昔公以都御史巡撫南畿一時德政被于吳中者甚多蓋慈教所致不可誣也今公有請敢不諾太淑人諱羽姓呂氏世為新昌人宋有司農卿曰



秉南者子孫數傳盛遂為邑中右族太淑人為處士文度之女始笄嫁于何為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崇美之配是生子為侍郎鑑太淑人未嫁時已稱賢女蓋年十二失母楊氏居喪哀毀有禮見叔母吳氏有淑德即母事之事繼母曲盡孝敬有人所難及者及為婦愈遵婦道通議君其宜之時祖姑呂氏在堂察其賢明遇家事之大者必與議而後行數稱之曰吾家得新婦將由此而振乎其舅素菴翁與姑俞氏尤以家事倚治于內太淑人不自為功所以事之者益謹日必躬且飲膳見食則喜或食不甘則蹙蹙不自安必再具而進呂夫人晚年患風疾起居飲食左右扶持至躬滌污穢不煩侍婢歷數年不倦嘗夜妾王氏生一欲棄之太淑人坐守至旦竟撫育成立平生性更不恪嫁時有私田若干畝歲悉以所入公用至夫族

有婚嫁事往往斥簪珥衣服以助之若鄉人貧乏通議君欲加周卹所以贊成之者尤多故稱其賢者內外無間子鑑始學已善教及登進士第自為邑令至顯官所以教之者尤以節儉為言蓋其自奉竟以布素終身凡狀所述事行尚多在他女婦為難得然在太淑人自謂當然以為此特常事耳若其出於變故得其二事之非常者當特書之在正統己巳閩處寇難連起流劫郡縣通議君適旅寓南京一夕里中驚呼寇且至矣相率奔竄山谷間太淑人以二男女託其舅氏曰吾從舅姑生死以之不暇顧此也已而知為謊言乃已他日鄰家失火延及其居家人爭取財帛避去太淑人獨入祠堂收先世神主及畫象抱持而坐餘無所顧此固事之猝起者而能處之如此其識見過男子多矣是宜書而表之太孺人卒年八十八初以其子為監察



御史封孺人後加今封又通議君卒蒙 恩今有司治瑩域至  
是復遣官啓壙合葬及 賜祭皆如制鄉邦榮之子男三長即  
鑑次曰鉢承事郎次曰某庶出女一適劉充孫男四長曰宇國  
子生次曰衆縣學生次曰鶴曰齊女五適呂經賢王誼俞極俞  
嘉言一尚幼曾孫男二曰紹曰繼女一夫太淑人能以慈教成  
其子為時賢臣且孫曾誥誥其盛未已所謂由此以振其家者  
呂夫人之言不尤驗乎因附書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五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六

墓碑銘九首 墓碣銘二首

贈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江公墓碑銘



英宗睿皇帝在位十四年海內富庶號稱極治獨北虜屢犯  
邊為鼠竊之計 上思所以攘却之者乃下詔躬率六師往

征師行以失地利而潛一時將校奮勇爭護乘輿而山西等處  
署都指揮僉事江公與其弟子四人同日死之時正統己巳八  
月十六日也公諱洪字朝宗其先廬之合肥人祖浩從

太祖高皇帝起兵取天下累功官至明威將軍太原左衛指揮  
僉事子孫世襲并得贈其父大海如其官既没子湮嗣而公則  
湮之子也公在太原既以才勇知名宣德末選總京營左翼久  
之陞署都指揮僉事仍守山西既而從駕北巡遂死于難矣年



甫若干公既死 朝廷即命其子湧嗣職所以慰公于身後者  
甚至公為人偉軀幹沉毅有謀御下紀律嚴整而推心任人能  
與士卒同甘苦益有古名將之風尤善騎射射輒命中流輩莫  
與比者性素儉約食饌稍盛即撤去而奉母劉氏必極其滋味  
母疾更割股肉作糜進之疾獲愈人以為難其配陳氏贈都指  
揮僉事實之女寡居能以禮自守教子湧有法湧亦有將才嘗  
從征老軍營功多實授都指揮僉事署都指揮使事以其官復  
贈其父若祖而贈祖母淑人封母淑人次子渙出側室尹氏  
女二長適太原前衛指揮僉事王賓次適太原左衛指揮同知  
陳良孫男四人曰桓先卒曰朴曰楫曰楠於是湧痛念其父嘗  
憤然有滅虜之志既奉公遺衣冠葬于先塋他日託武陟令陳  
君瑞卿狀其父死事求表于墓嗚呼 睿皇帝之神武所以

為宗廟社稷之慮至矣蓋有周張皇六師之遺意而非後世  
之為游田者故當時死于難者多公之事若同於人不足書獨  
惜平日號士大夫者棄君父生還以取富貴有媿于王孫賈  
之母者亦多則公之事固異不書可乎夫死者眾所難生者眾  
所易能為其所難而不為其所易公之所以可取者在是而予  
為之表者豈惟慰湧之孝思哉亦惟媿乎人焉爾

明故中順

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致仕李公墓碑

銘

南京太僕寺少卿李公致仕之二年為弘治癸丑七月九日以  
疾卒于吳城通闕坊第素與公厚者若陳大理璠文太僕林華  
爭走弔涕泣又有至自百里之外如吳僉憲淑者以其子幼相  
與圖其後事而蘇守史公特斥俸金助之且謂公官四品例移



禮部以聞於是 天子命之諭祭其文有學優才贍性直行  
方之語所以褒獎乎公者甚至少傅徐公與公最故既厚賻其  
家沈啓南史明古諸君為議喪禮且求葬地得于吳縣九龍場  
乃葬以甲寅十月六日而文君已為之銘矣其弟應祥謂寬宜  
銘其墓上之碑以書及儲考功瓊狀至初公病甚亟欲與寬一  
見訣別及是悲恨執筆輒止蓋久而不能成文嗚呼吾忍終不  
暴吾友之為人耶公李氏諱姓一諱維熊字應禎以字行晚更  
字貞伯其先從宋南遷至吳中遂占籍長洲世醫家曾祖仲純  
不仕祖士文有文行以醫士始居南京考諱敬贈南京兵部武  
選司員外郎母賀氏繼母陳氏俱贈宜人宣德辛亥八月某日  
公與其弟應祥同生少警朗力學好古博雅尤尚氣節景泰癸  
酉登鄉舉舉進士不偶入太學中貴人方用事言於祭酒欲

為塾師公避匿不赴成化乙酉選授中書舍人見同官或由他  
途以進耻與為伍乞改教官補外以非例不許他日又有謀直  
文華殿者故扳公同事以掩清議公益不樂適有旨寫佛經上  
疏言聞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所謂佛經也言甚剴切人皆  
危之賴 上仁明特答而不問已而乞省繼母還竟罷殿直  
秩滿擢南京武選司員外郎未赴丁繼母憂服除改車駕司進  
職方司郎中尋擢南京尚寶司卿又三年始有太僕之命甫兩  
月以公事詣闕下遂請休致曰即 上不許已再具疏矣竟  
歸素以容至是性益下急醫以為病徵果不起享年六十三娶  
王氏永樂初學士景之孫教諭貫之女也封宜人生男曰系先  
卒側室某氏生紹纘五歲女二人嫁貢士祝允明張廷瓛自公  
入官數有建白為中書時當郊祀畢有宴公奏近時中書舍人



坐給事中御史後非制禮官重復舊不從知典故者則是之荆襄流民相聚朝議怒為亂欲逐散之公言民既墾田築室為定居計逐之祇益亂耳不若因而撫之便後卒增置郡縣如公言平時企仰先哲見遺象并石刻必臨摹以藏尤慕范文正公題其居室曰范齋因以為號嘗使湖湘念吳尚書雲死節國初葬于江夏特訪求其子孫及其事蹟以傳其氣貌嚴峻若不可親然喜交游及汲引後進朋友死往往經紀其喪恤其妻子於故舊之情最重也季弟早世歲分祿養其孤好客不倦家坐以空乏故卒之日囊無餘資惟遺書千卷而已平生書蹟清古文詞簡推有法為世所重公生長南京多游寓宜興中歲則以吳中故鄉始購屋以居後宜興故人吳大本治田廬招之公時一往然曰吾固吳人也不可他徙故終于吳而卒葬于是以從公

之志云銘曰

有美一人宛其精悍自我失之中夜永歎其人何如有德有言有才有藝抑其末焉昔仕于朝翩如孤隼與鳳共翔其高干仞衆目仰覩在彼青冥南飛不見遽匿其形斬息荆溪終止吳苑葦裘旣營逝矣何遠朋游涕泣有喪共治九龍蜿蜒卜葬于斯茫茫下土賢者不作我有哀誄如表是託遺書滿篋眇然嗣人天報其德不惟其身

明故太中大夫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陸公

碑銘

弘治七年七月戊申浙江右參政致仕陸公以疾卒于家明年二月庚申葬于太倉陳門塘先塋初公疾革已不能言若有屬其子者於是其子伸以治命泣請銘其墓上之碑惟予與



同朝二十年相知實深每重公才操當大用于時一旦顧以浮議而去則公不平之氣亦宜假此而發然此亦何足為公輕哉是宜置之不足道也公諱容字文量姓陸氏先世冒徐氏至公始復未生其母夢紫衣人以笏擊其首曰當生貴子已得公弱歲穎敏篤學游鄉校不專治舉子業日取諸經子史釋誦不輟同輩謂非所急曰聊以抵諸君戲耳獨與故翰林修撰張亨父大常少卿陸昂儀友善三人俱以文行聞於鄉而公尤為葉文莊公所知天順三年中應天府鄉試成化二年登進士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丁外艱服除改兵部職方司擢武庫司員外郎再擢職方郎中丁內艱服除改武選司遂陞右參政致仕卒年五十九公在兵部勤於公事邊報或急奏疏日三四上動輒數千言皆出公手而慮遠持正士論歸之西域賈胡

進猶至陝西嘉峪關奏乞大臣率軍士往迎公言于尚書外夷以奇獸進朝廷既不能却若復往迎之豈不貽笑天下後世耶議上遂已又安南累歲侵擾隣邦有欲加兵者公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其事亦已錦衣百戶韋瑛凶悍附勢得罪調宣府謀再用指良民妖言為刃公言于尚書具疏請下法司鞠之瑛竟坐誅而被誣者十餘人皆獲釋京師稱快先時捕妖言者多陞官例得世襲愚民被誣死者無數公請除其例獄遂衰都指揮昌佐求為金齒騰衝參將公執不可俄中貴人召公至內諭旨公言西南夷要地必得堪為將者守禦佐非其人若順成之異日壞事咎將誰執佐計竟沮他日復有中貴人舉都指揮二人為都督僉事者命已下公益不可言都督大官必積功始



得彼何人而欲亂法耶舉者市恩專擅尤宜置之于法以爲後  
戒疏凡再上言甚切直 上從之一時雖曲宥其人而自後  
犯者必罪著爲令他所建白若論馬政四事論儲養台輔教導  
勳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京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  
會議又八事及在浙江益究察民隱振作士風行縣至桐廬且  
嘗發漁家兄弟殺於潛丐者夫婦事人傳以爲神明之政焉既  
乃條列浙中便宜十事悉見施行間因公務入京又論漕渠利  
病語斥權貴沮事有人所不敢言者蓋公少即有志天下如兵  
刑水利之類有所得輒手書之冊後多見於用云公事父母甚  
孝父病躬奉湯藥不離左右者累月嘗夜醉歸母不樂自是飲  
必半杯不敢至醉其居喪盡禮三年不入私室人未嘗見其嘻  
笑治家嚴肅動容凝雷若不可親狎至與人處歡然也性喜聚

書政事之餘手不釋卷見於著述率明切平實爲詩文凡若干  
卷外記錄諸書又若干卷陸氏世爲蘇之崑山人公之曾祖諱  
福祖諱繼宗皆不仕父諱裕以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兵部武庫  
司員外郎妣陳氏累封太宜人配張氏河間府通判璫之女弟  
封宜人子男一人即伸鄉貢進士女二人長適太倉衛指揮使  
張漢次適鎮海衛指揮使武動皆封淑人孫男二人復陽游陽  
女一人銘曰

瞻彼崑山韞茲良玉玉匪可貴人秀而毓有美陸公白哲而豐  
少則有志誓終其躬統師籌邊惟大司馬我佐有勞操縱用舍  
朝有成憲儉人妄干以身障之我力桓桓力所可爲夷險一視  
何以爲之國有弊事手削章疏觀者駭焉我職在是位卑亦言  
彼愚不知指爲沽直知者與之則爲盡職爲上爲德不寧惟斯



出參政事惠澤益施未究厥才歸歟則速逍遙海濱進退不谷  
白日自顧吾身獨全全而歸之瞑于九泉

明故江西贛州府知府致仕進階中憲大夫顧公墓碑

銘并序

公諱瞻字德明世居吳中為著姓自孫吳以來代有顯者曾祖  
祐祖榮皆不仕父巽登永樂甲辰進士第稱疾不仕教授鄉里  
以易師終身後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余氏贈孺人公少孤而  
奮篤志問學刻苦特甚宣德壬子中應天府鄉試正統丙辰登  
進士第選為翰林庶吉士凡四年授行人秩將滿用大臣薦擢  
福建道監察御史久之陞福建提刑按察司副使俄為姦民誣  
奏事既白猶調知贛州居官五年以老乞歸年八十五而終實  
弘治乙卯年月一日也公為御史最有才名嘗理山東長蘆兩

運司鹽法宿弊頓革商人便之踰年再出巡山東適值飢歲或  
建議犯徒罪以下者贖米宜加于舊公言今米價騰踴民方不  
堪使乘急多取是益困之也當如舊便飢民奪富家粟吏擬以  
強盜律公言荒政緩刑殺人者宜以減死論一時全活甚眾至  
於吏或不職則自布政使以下輒劾退之不少假借時太保王  
公文掌都察院事以公得憲體移于御史凡出巡者皆當以公  
為法歲滿吏民奏留一年天子特從之及自閩臬調贛人  
頗為公不平而公至則方博詢民隱專以安輯為事屬縣有長  
河洞洞岷強悍不時出沒劫掠屢招諭之而勢益熾公以為是  
不示之以威吾民終為魚肉而已偕守臣上疏言所以勦絕事  
宜朝廷用其策兵至則芻糧已具士卒用命捷奏蒙賜金織  
文衣一襲寶鈔二千員以旌其勞公有治才遇事裁決從容不



動聲氣事無難易。弗辨者，顧故多訟，民莫能欺。若豪猾吏胥，皆歛手以服人。至于今，稱之既致，仕躬治家政，益有條理而節儉簡靜，人莫能及。雖老猶善談論，每舉一事，纒纒然始末不遺。往往以居官之法為後生輩道之，皆可持而行也。蓋公自入官以來，凡六十年而家居半之，康強自適，福履加厚。有子餘慶，再登甲科，以司空屬考，最復蒙恩進階，人以為公榮。於是餘慶卜公卒之明年十二月二日，葬于武丘鄉梅林先塋，以予為同年。俾書墓上之石，予念平生數拜公堂上，辱誨言為多，則於公之葬固不能已于言也。乃不辭而書之。公娶鄒氏，故贈監察御史某之女，有賢行，封恭人。先公數年卒，有子二人，長即餘慶，以河南布政司參議致仕。安劉氏，次餘祥，長洲縣學生。娶俞氏，女三人。長適南京都察院理刑知縣杜啓，次適劉奉，次適劉嘉，續餘。

祥與劉氏女皆妾段氏出孫男一人永齡，女五，為之銘曰：

侃侃顧公，蚤以文顯。英皇之初，甲科則踐詞林，宿畱才藎。不施專對之美，惟小試之乃陟憲臺。以繩以糾，直指一方。吏民奔走，民有失所，我其舉之。吏有不職，我其沮之。赫赫之名，聞于朝著。予之臬司，何奪之遽。章貢之間，郡事為繁。公往治之，不見其艱。引身而歸，年未耆艾，有子繼之。我事已代，考公入仕五紀。于茲孰不入祿，如公者誰嗟哉。吳中實多壽考，自公云亡，今復何有。梅林之墟，築此幽堂，有厚德者百世無傷。

明故朝列大夫湖廣承宣布政使司左參議徐君墓碑

銘

君姓徐氏，蘇之嘉定人也。曾祖公行，祖茂宗，皆不仕。父瑄，以高科仕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其官贈茂宗。其娶恭人王氏，生



君諱暉字以質少入縣學與諸生處能除去富貴家氣習謹飭  
如寒士數舉于鄉不偶從貢例入京天順壬午竟登順天府鄉  
試成化己丑擢進士第觀政都察院初授南京刑部某司主事  
累陞本司郎中丁母李恭人憂服除擢湖廣布政司左參議君  
在刑部最慎獄事不肯以深文入人罪冤抑者時有平反尚書  
太原周公特稱許之及在湖廣益以簡靜自守所至事有便於  
民者輒行之嘗督運邊餉出納之際能除宿弊而事無後期人  
方望君再進而君述職于朝事有不樂遂陳于吏部求去矣  
人皆惜之既歸日與賓友相娛樂諸子更孝極甘旨之奉與其  
弟以德尤相友愛良辰勝日燕游歌詠不復知有市朝事其樂  
可謂至矣然嘗曰吾藉君親之恩得至今日使不知足其化老  
子之戒乎因自號足菴以見志弘治丙辰五月二十七日能

疾不起春秋六十七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邑西先塋之次君  
娶封氏封宜人子男四洵太學生漳縣學生沛儒士灌尚幼女  
二長適太學生楊稹次在室孫男五倬僑侃某某前葬洵等縗  
服持邑儒浦東白之狀泣拜于門曰先人仕亦顯然未能展其  
志願得銘于墓碑以彰之予辭不獲則諾而銘之銘曰

距吳之東曰有壯縣萬室聚居有族惟衍越自偃王開國于徐  
支分派別膠城是居惟都憲公起于邑內厥美濟之再世克類  
問其邑人克類如何發自鄉校爰登甲科乃啓刑書為司寇屬  
詳審求生不易其獄乃擢藩佐以牧楚邦疾苦在民我其與攘  
公事未終獲我私願故第天開樂我賓宴飲斯歌斯子弟在斯  
大君之賜先人之遺先人之遺亦有身體全而歸之手足可啓  
松栢鬱鬱高墻魏然從我先人葬于茲阡春雨秋霜益樹益榮



子孫方來顯仕宜續乃琢貞石勒此銘文以順孝思告于幽宅

明故嘉議大夫應天府尹高君墓碑銘

弘治戊午十一月八日應天府尹高君以暴疾卒年五十七

上聞訃命官諭祭營葬五心如制於是其子節上京以葬當樹碑墓道謂予與其父同郡又同年持狀踏門泣請造文以刻予以無暇固辭不獲則諾之君諱敬字德廣姓高氏蘇之崑山人累世晦蹟無顯者惟積德久始發于君初其父祖見君資美謂必振其家擇經師遣從之游弱冠學且成充縣學生成化辛卯鄉試中式明年會試復中廷試蒙賜進士出身乙未授禮部主客司主事戊戌陞精膳司署員外郎辛丑陞本司署郎中數月實授丙午擢順天府丞弘治辛亥丁外艱服闋改應天府丞丙辰再擢府尹君在禮部時數奉使于外當今上初立為

儲副命頒賞賚南京承接上下儀度雅飭文武大臣咸器而之再遣遼府行冊封禮還復賚銀幣賞大同將士之有軍功者南北跋履未嘗寧居會有府丞之缺吏部以君有年勞推擢陞任時府事方殷佐治不倦及今上卽位耕籍田君執事恭

謹禮成賜宴人以為榮畿內飢具疏言民流亾狀乞發內帑白金五萬兩賑濟詔如其請民賴以甦者甚衆鄉試為提調官已而行考察法黜陟屬吏惟公及為府尹政務填委以次裁決畢即欲以簡靜治之或勸以都下非外郡比自古尹京者必嚴厲明察始稱其官君笑曰任吾性而已公退輒與賓客讌飲如平時久之吏樂其簡民安其易府中殆無事君美儀觀襟度疎潤不立厓岸與人處杯酒談笑歡如也篤於孝友母弟為人贅壻而卒養其孤寡于家至宗鄙貧乏輒有所濟嘗以強恕自號



足以見其志矣。曾祖貴祖達以高年授冠帶父霄以君三載考最移封順天府丞母蔡氏封恭人君娶王氏封宜人生一男即節娶周氏一女適楊瑗側室鄭氏劉氏生二男某某三女適嚴厚戴德歸漢女孫二長適盛有循次尚幼君之卒諸子奉母于家於是鄉友令管參議琪時為禮部郎中及王御史倬與其弟主事秩相與治喪發其篋以為歛其僚友呂府丞獻等咸賻之始克歸其喪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本縣某山之原既葬節以被卹典詣闕謝已來申前請其狀則管君之所造也乃按而序之為之銘曰

偉矣高君白哲而豐匪豐其貌惟量之容凡人可親亦惟樂易持以治人人亦以治赫赫南甸實古鎬京官府參錯民庶豐盈文移旁午曰多留務京尹居中仰承俯顧爰以簡靜馭其繁雄

治道所貴吾師益公曹參治齊曾不事事有言事者直以酒後世取法庶事必隳吏樂民安齊國庶幾古亦有人發奸摘伏身其遭凶民不荷福奄然逝矣都人之傷京尹何在客來治喪篋無遺財幾不能歛生不苟取死亦可驗有賻有贈喪舟克還朝廷念之卹典斯頒崑山之墟乃鑿乃築鬱鬱松楸恩光下燭學已行志仕不近名獨不終養其目未瞑作此銘詩刻石墓道後有過者託此以告

明故中順大夫浙江温州府知府文君墓碑銘

温州知府文君以弘治十二年六月己未卒于官其年十二日丙申歸葬于吳縣梅灣之原君所自卜地也將葬其二子奎璧具書并事狀來請墓道之文予發書歎曰君與予相好久嘗約晚歲歸老吳中當尋山水之樂以償平生之勞今吾歸其時矣



而君先我以逝則所與同樂者何人哉且君與人處雖笑謔中  
多直言而無隱情則所以資益我者又何人哉以是久不能執  
筆而其弟監察御史森來告曰吾兄之所望在此嗚呼豈吾忘  
情於良友者終無以慰于地下哉君諱林字宗儒文氏其先蜀  
人五季自成都徙廬陵宋有諱寶者為衡州教授始家衡山於  
信國公天祥為叔父與通譜後兵亂譜亡莫能知其世次在元  
曰俊卿以武官起為鎮遠大將軍管軍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  
昌生五子長定開 國初從 高皇帝平僞漢終荊州左護  
衛千戶次子定聰選充散騎舍人後為湖廣都指揮蔡本贅壻  
從本守蘇州不歸而蘇之有文氏自此始定聰生惠惠生洪涑  
水縣學教諭洪生君 幼傳家學成化戊子舉于鄉壬辰登進士  
第初知永嘉丁父憂 服除改知博平召為南京太僕寺丞稱病

去久之始起為温州君居官 善察人情遇事剖斷無滯永嘉邑  
大初至日理訟牒千數皆得其情民知其明決也雖家人細事  
悉來訴者父老以勞神勸曰縣令如家翁細事不當親耶居數  
月凡民間丁產訪知已悉差科輕重皆手自編定吏不得為奸  
而民帖然以服負山居民自恃險遠終歲不服役乃令父老好  
言諭之民相語曰文公非舊令比自是率如期至邑有好民數  
輩習訟喜訐慣持官府短長至殺人無敢問捕之悉置於法其  
一尤奸者益附中官聲勢可畏君始至廉得其狀若無聞知者  
其人謂君無能為也縱弛如故俄白于憲司官言所以當治其  
人者憲司官以彼有所附難之君不顧以計召其人至出訟牒  
一篋示之其人駭服即縛去再宿竟死獄中浙東列郡皆稱快  
邑竝海多盜捕之輒匿島中一旦召健卒授以方畧悉獲之上



司論功當賞辭曰此令職也且邑有盜而捕何功之有鄰邑以銀課不足中官派償督責甚急曰銀非土產吾民何辜與償且山澤之利責其所有使不足則常課亦當免况吾民乎竟已先有為郡者民相訟難決使誓於神民益惑有事惟神之聽乃籍諸神祠不在祀典者悉毀之里為置厲壇曰此 詔令也更取藍田呂氏鄉約附以時宜使父老立鄉社行之月朔則躬往講禮間詢民間利弊人人得盡所言其意蓋欲正風俗興禮義以化導其民在永嘉者幾四年治行為浙江諸邑最博平惠簡事畢輒入學宮與諸生講業以學宮在郭外隘而卑濕始擇地而徙之諸生欣欣翕然向學明年秋遂有舉于鄉者蓋寥寥然六十年矣更考鄉賢孫直講頤而下作祠學中祀之嘗行視四境見其外隆而中窪潴水為民患乃浚河道九四十里水始洩去

民得安居又民苦歲輸納 王府相望言于長史司不聽乃上疏極論其弊仍乞治暴橫者罪或謂 宗室不宜論列禍不測笑曰吾為民寧能顧利害哉後 詔令有司自行徵收如所奏地產美梨有持獻中官者中官令民納以充貢曰梨於民何濟使歲為例其何以堪俾悉伐其樹中官大怒會吏部以公政績卓異奏召當擢憲職適讒言至竟授太僕寺丞于南京曰寺丞非官乎至則以馬政久弛銳意舉行抉剔蠹弊奸吏始無所容僚長有狼戾者正色與辯卒亦信服奏按南京將官及有司養馬不遵舊制者數輩於是人始知懼而事集今上登極君奉表入賀陳言聖政十事多見施行間又條陳數事于 朝謂江南牧馬草場數千頃為勢家所侵而馬無所養南方歲出馬二萬疋徒勞解納而邊境不獲用皆當究其實繼又上三策極言利弊



所當興革者奏下竟從其一又以有司所祀馬神瀆禮不經宜  
令改正亦從之嘗以公署在滁陽而每歲印俵馬駒官吏胥長  
悉集于此殊為勞費請以寺丞分詣各府人以為便故事馬數  
不得刷卷曰豈有無文書而能稽較者始令州縣治文書必精  
而其數始莫能隱他所舉行者尚多大臣多躓之然亦有嫉其  
喜事者遂移疾去及丁內艱家居者七年會温州守缺知者交  
薦于吏部以君為宜 命下具疏懇辭不果於是去溫二十年  
人思之未已及復至相率走百里外迎拜于前至則首省重役  
疏滯獄更增修鄉約為政大率如前時復令各里立代書辭狀  
之人以減獄訟設互相覺察之法以免盜賊嚴育女蠲役之條  
以重人命建軍衛立學之制以廣文風至於迎春鄉飲之禮悉  
正其失一歲中凡七上疏皆言便民事民方賴之俄而疾作遂

不聞郡非思如失父母君居官尚廉潔尤善防閑自為令事上  
官執禮必謹至論事侃侃務盡所言或忤其意不顧及臨民惟  
恐傷之苟有疾苦必為除去之乃已平居與人言開口輒見底  
裏或人有過面攻之若故舊家必周卹其孤寡曲盡其意而於  
後輩接納將獎勵惟恐不及其心之厚如此更好交游對友談笑  
盡歡而於山水登覽不厭為詩文明暢有新意不蹈襲所著述  
多成編其學自堪與卜筮之類其說皆通可謂博矣君之父涑  
水君以君貴贈南京太僕寺丞母陳氏贈安人繼母顧氏呂氏  
封大安人娶祁氏贈安人繼娶吳氏封安人子男三人曰奎曰  
璧俱縣學生曰室尚幼孫男三人女三人銘曰  
文以武仕顯于前元虎符煌煌出鎮雄藩終顯以文自涑水君  
君為之子家益有聞早登甲科軒然不群始仕于外或易而侮



孰測其中經畫毫縷民有未安以手摩撫南北異宜此家彼戶  
豈不懷仁皆曰文父頌言百少讒言一多太僕南遷意孰與阿  
益勤厥事馬政無頗使就憲職當如之何終惠于民寄以劇郡  
文父復來拯我窮困爾痛爾瘠家至為問昔時于溫恩澤已浚  
今也溫人罔不沾潤海山之陬有異鳥來我當其凶勿為民裁  
民曰公死我寧與偕莫救其身闔郡同哀歛金助喪以授其子  
稽顙辭之無以為此吾父生廉顧汚其死爰考遺事尚究其志  
將使勲名流于百祀胡車之行輾折于軌傷哉中道重載是委  
尚安于茲有佳山水樹碑于墳以播厥美

明故奉政大夫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金府君墓

碑銘并序

弘治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奉

奉天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

郎中金府君以致仕終于家享年八十二府君浙之鄞人也諱  
亮字克明自其大父榮以上皆不顯父暹以府君貴累封郎中  
母曰宜人胡氏府君為童子時非特以穎敏稱里有學佛者頗  
知書府君嘗受業他日讀孟子至墨者夷之章歎曰吾師其人  
也吾學孔孟之道顧為其徒可乎遂舍之去更從儒者游人已  
奇之稍長適郡中選子弟充生員時多不願入選者府君自言  
于郡守守愛其有志特給衣服費遣入學勤苦不舍晝夜習毛  
氏詩不二年盡通其說正統九年登鄉舉明年擢進士第試政  
工部奉命湖南為襄王府管葬事竣始授南京行人司司  
副司事簡府君得肆力于學明門授徒日為諸生說詩言必據  
理文必合制一時去而取高科者若陸詹事簡沈憲副庠而下  
凡數人秩滿擢武庫郎中武庫兼掌諸司隸人人歲例出白金



若干兩供官負柴薪勢要不問有無輒先索去卑官貧乏所得  
顧後府君裁之俾皆以時得人無敢議者俄丁外艱去再丁內  
艱服除遂不起家居無事日與諸耆碩為會以樂蓋歷三十年  
以壽終于正寢府君為人有厚德在兵部時僚友當入朝行  
大慶禮屬有瘵疾難於行府君慨然代之其人竟卒臨終歎曰  
吾非金君為道路之鬼矣平生持已嚴而不迫待物直而不絞  
居官則盡心於公務處家則遠蹟於公庭人苟可交雖遠必親  
故賢者董其德財苟當用雖疎亦予故貧者獲其濟尤好激引  
後進至於族人之可教者多躬自指授如淮安通判淮某學訓  
導浩皆其姪也相繼以科貢成名府君娶張氏贈宜人繼陸氏  
封宜人傅氏以子洪貴封太孺人子男三長即洪監察御史次  
潛次瀾女一適寧波衛指揮僉事魏政封恭人孫男六某某女

二長適楊美琚其一尚幼洪奉命出巡聞其父喪入朝  
檄將歸守制來告曰洪不幸罹此大故今當治葬惟吾父官五  
品謹按令典得樹碑于墓敢以狀上願書其文畀之于子當主  
試文場洪為所取士及洪初知天江又為鄰邑知其善政為多  
今又以才御史稱于憲臺人謂其固能自立亦其父之教也乃  
序其事而銘之府君葬于鄞之上儒山葬之日則卒之明年某  
月某日也銘曰

南有鑑京實多畱務惟夏常卿屬有庫部孰從甲科擢居司副  
美矣金君當此賢路君在董年其志已奇執卷感悟豈背其師  
入仕則優學惟其時以我所得弟子是資庫部皆勞獨有餘於  
吏退嗒然莫展才具吾食君祿其祿則豐吾居君位其位  
亦崇弗畏入畏當保其終鄉里熙熙黃髮諸老相慰以言公歸



何早琴奕是娛酒食美好目目佳兒繡衣煌煌託以宦業誨言  
勿忘八十餘年曰考終命彼會仕者糜滅已聲或哀而誅或挽  
而歌鄞山有石工則與磨考車載書潛德斯顯爰塞孝思不廢  
令典

明故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劉公墓碑銘

南京國子監祭酒劉公卒其子翹告哀于朝公官四品於法  
當得諭祭而已天子知公居官得師道特命工部令  
有司造墳安葬蓋異數也翹以予為先友知公最故且深來告  
曰上之崇重師儒至矣不有文詞刻于墓上何以表著先  
德以副卹典之盛乎幸念之在成化壬辰擢進士第者二百五  
十人蒙賜及第者三人予與公及莆田李士英後數年士英  
沒獨予與公在然皆老矣又而北相望不得朝夕見今公復至

此予將何以為懷耶公之葬安敢無一言特念同年凋謝殆盡  
不獨公與士英感歎之深不能成文耳雖然予既後死將誰委  
之公諱震字道亨自號勵齋世為吉之安福人曾祖迪忠以季  
子安止貴贈翰林院以討祖獎賜隱居不仕博學工詩考德望  
以公貴累贈右春坊以訓德氏贈宜人公幼即知好學生  
六歲其父遣從叔父德育受業出就數里外蹢躅然挾書以往  
不以遠辭凡其父遺書訓教藏置惟謹長入縣學為弟子天順  
壬午登鄉舉及會試屢不偶人為公淹滯惜則愈自奮發志不  
少衰竟擢甲科高等初授翰林編修秩滿進侍講弘治戊申為  
今上之初會國子缺司業吏部求其人不得乃擢公右諭德管  
司業事秩將滿始再擢南京祭酒益又五年以病卒公為人氣  
剛而色毅言直而情真與人處不詭隨遇事不合於理喞然不



從人有善輒稱之不善必斥之不容見朝士好進取者尤薄其  
為人故公居官始終自守竟老于監官而無援之者其為教以  
身率先諸生不少縱逸日課季試必嚴而公至于歲遣歷事諸  
司人無敢紊其序者其居師席望其容貌若不可親然篤于恩  
義見寒窶者多周歲之南監廬舍歲久甚敝節縮公用修治殆  
徧諸生條其學政相與作詩紀之其放恣不率教者則造為謗  
言以騰于外及公卒猶有作詩以辨誣者則公是有在而君子  
始益信其為人之賢矣公在翰林當會試兩為同考官 廷試  
掌卷 經筵展書是為盛事及初擢監官適 今上視學蒙  
與祭酒 賜坐堂卜公次當講易詞義明暢 上為聳聽翌  
日被 賜襲衣仍 敕宴于禮部人以為榮遇平生文思敏贍  
下筆數百字不蹈龍 陳言所著有稿藏于家娶歐陽氏有賢行

封宜人子男四曰翹楚軒騰翹縣學生軒先卒女三人長適于  
戶彭勉勳次適學生王褒彭玘孫男八人曰恩憲愈惠惠感憲  
愍女三人公卒以弘治辛酉三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八以卒  
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侃侃劉公抗顏為師國學設官淑匪人私昔自翰林往佐以教  
勤勵率人諸生是效南雍再擢師道益嚴朝暮鼓鍾步履相御  
建此良規有 國之始既歷十紀舉而不弛人材振作匪徒效  
焉心誠服之樂公教焉六館訢訢方竊相慶相向以哭吾道有  
命人與道亡命如之何惟其名存所得已多 帝念師儒昇  
以卹典 寵異于常得之亦鮮安成之野聚此幽堂必有鬼神  
呵護不祥以音其先以裕其後載述平生刻詞不朽  
明故奉政大夫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蕭公墓碣



銘

成化辛丑工部員外郎常熟蕭公擢提刑按察司僉事提學雲  
貴將受璽書以行有日矣適中人以私憾故讒公于

上者賴 聖明保全卒與僉事官州特罷提學嘗是時公已講  
疾便道行至家僅數日而卒是歲十月二十八日也年五十三  
公諱奎字漢文姓蕭氏其先有諱某者從宋南渡來常熟家焉  
三傳曰順之為公之曾祖祖曰安道業儒尤精於地理家之說  
父鳳儀穎敏有文早世公生三歲而孤母周氏守節鞠之而卒  
成立之者仲父鳳鳴也少入邑學後以太學生中成化壬午順  
天府鄉試壬辰登進士第初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督造運艦淮  
南二年老最獲贈父如其官母號安人迨還京復督修太倉尋  
陞員外郎公少喜問學晝夜刻厲人不能堪而愈久不懈竟以

成名及居官尤稱勤敏工役紛紛夫嘗以力自弛於是吏部以  
公困於俗務非宜薦居外臺柔安以文學之仁人方以為稱而公  
以剛直取怨幾陷於罪矣公平生事母甚孝仲父嘗患癰親為  
拭膿進藥左右扶持不踐寢室者踰月教其弟塾及其諸子嚴  
而有恩與人交重信義或其人雖死猶為致力以保護其家不  
已妻龐氏封安人和柔貞惠與公處甚宜而撫其庶子綬緝維  
三人更慈安人生女一嫁趙金後公七年以其月某日卒年五  
十葬合公兆物公將卒語其弟若子宜求五銘墓塾乃使人來  
請及是綬等復以書來曰吾母不幸又沒將葬矣惟憐而畀之  
予瞿然曰漢文吾知友也忍負其言終無銘以慰于地下乎銘

曰  
學優而仕仕尼而止孰為之尼我惟剛直雖晦其才實彰其德



驅車何遄我疾則纏欲知其然命也在天從我之先歸全斯阡  
朝請大夫贊治少尹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同知侯

君墓碣銘

成化戊戌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華亭侯君得致仕之  
請時年五十九後十年會 朝廷上 皇太后徽號推恩臣  
庶以其子直仕于 朝當受封典獲進階朝請大夫贊治少尹  
已而直復用 詔旨歸省而君先以疾卒嘗丁未七月三十日  
也享年六十有八君諱蓋字進忠姓侯氏其 元汴人也從宋南  
遷始居松江故今為華亭人高祖道元當元 年兵荒好為義事  
曾祖彥才祖世隆考圭竝以隱德稱母盛氏 少游郡學廬陵  
孫先生時為教授命作無極太極論文成理 以粲然甚見稱許  
正統辛酉中應天府鄉試屢試禮部不中景 年之文竟從吏部

選尚書泰和王公見其文歎 曰子何乃不得第進士耶擢賓第  
一授襄陽府同知君至以屬 吏不知為政取前元張文忠公三  
事忠告刻木傳之痛抑豪民 為襄王所知厚加禮待三年俄丁  
父憂服除改處州州號難治 屬邑龍泉慶元居民盜鑿銀鑛恃  
險為亂鎮守中貴人欲請于 朝盡勦絕之君言此州民常態願  
往諭之用其言民皆散去竟 無事秩滿乃擢都轉運鹽使司同  
知鹽池無垣諸無賴相率持 兵械入池恣取往往爭奪殺傷有  
司莫能禁君上疏陳其弊 朝廷命御史一人巡視而人乃知  
懼仍用其說築垣以闌人蹟 垣廣袤百二十餘里外鑿濠濠外  
復築堰以防水患周垣建鋪 舍二十四以居邏卒復創分司二  
於池之東西功畢而鹽弊頓 革先時池旁居民每藏私鹽窖中  
以牟大利君諭以利害民爭 自首悉歸所藏于官自是鹽法大



通商賈益至邊徼多儲蓄歲省轉輸之勞又歲嘗大雨池水泛溢鹽無所出君率寮屬致齋七日禱于池神明日天霽而其旁數里雨如故人以為誠感益君居官二十餘年盡心職業未嘗有過年未六十即自引退又可謂難得也已君事父母盡孝游太學時值正統末京師有警知其親之念已欲得歸省請于祭酒蕭公公不可君力請而歸及既貴垣以祿不逮養為恨友其弟尊能讓遺產與之教諸子誨諭諄切鉅細不遺至與人交坦易不變尤好面斥人過人多敬服之其為學務博覽亦多著述配沈氏有賢行先卒初以子方貴封安人後從君贈恭人子男五長正次方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次平郡學生次即直刑部主事次朋孫男九僕儀儼倬份偉僖侑某女四長適戴恩餘在室君與山西副使朱公瑄江西參政盛公綸為中表兄弟友恭

甚至盛公沒君哭之慟及是君沒朱公尤哀悼之乃為狀授其子正等於是直來給部符將歸守制以予有斯文之雅泣告曰不幸先君棄諸孤卜葬有日矣敢以墓上之文請幸憐而畀之予曰唯唯乃據其狀序而為銘銘曰

維侯之先從宋而遷松水卜居殆數百年烏泥之涇來自唐鎮世濟隱德發于後胤維朝請公任以學優惠政及人兩佐大州國計所資民不羨海相奪且傷孰為之宰乃擢運司有疏具陳朝議躓之直指出巡隱然高垣竝手以築商賈集焉邊餉斯足曷不以任遽引其身俯視無憂家有朝紳昔時甲科今遺其子俄涉崇階曰有詔旨孰不富貴考終則難孰不壽考嗣後則單藏茲維深刻石以表百世之餘識其宅坻

明故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吳君墓碣銘



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吳君以疾乞歸歸至德州南四十里卒于舟中適其弟鄉貢進士鑿護行爲治歛具其配汝宜人方來視疾顧遇其喪痛恨不及見挈其遺孤同還白于其舅卜日以葬謂當刻石墓上於是其仲弟訓術鑿託公事上京持鄉貢君之狀來請益自君之訃至朋舊有不忍聞者而予尤悼惜不巳其父且老一旦失此佳子又何以爲懷耶吾知君目不瞑不遺親之憂之故耶而况藐焉一子所以繫其心者又何如耶俯仰上下有不可死者君何以至此耶君之爲人不宜至此而卒至此者又何耶君性坦易與人言即吐肝肺無隱藏凡矯飾欺世之事不能爲也自爲諸生已有才名游太學故祭酒晉陵王公素待下嚴獨愛君他日尚書三原王公巡撫江南問士於晉陵公即舉君以對試與論議民事喜曰吾文奇才也及在兵部

尤爲今少傳鈞陽馬公所知以君敏而能守常有推薦意而君不幸病矣君諱塋字汝礪出吳江名族幼則好學父母憂其質弱不能止稍長徧從良師受經與其弟鑿竝以文名于時同輩推讓以爲不可及竟以縣學生舉於鄉成化丁未登進士第觀政工部遣爲大臣營葬俄聞母喪服除初授兵部主事分掌武選陞貢外郎再陞郎中始專掌武庫治事如家竟以勞得疾蓋居官僅八九年止四十八卒之日爲弘治己未某月某日也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祖塋之側曾祖曰爲祖曰效皆不仕父曰璩有文行累封武庫司郎中母李氏累贈宜人君娶汝氏南安知府訥之女累封宜人子男一妾顧氏出三歲竟夭汝宜人奉其舅命以鑿之子某爲後女一入贅陶煒君爲予所取士念其止此宜爲銘以慰之銘曰



身不自愛而愛其官嗟有守之必盡求此心之所安惟心之安  
惟名之完君子之終尚尋其端凡生者之臨穴其拭淚于斯言



書